

日落

蕭乾

現代散文新集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現代散文新集

輯編以新

一九三七，五，三十付排
一九三七，六，三十出版

— 11000 —

每册三角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No. 497

著作人	蕭	乾
發行人	余	漢
印刷所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生
發行所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八百五十一號	

目次

落日	一
鍵	一九
跳出來說的	二三
苦奈樹	二七
吉期	三三
屬手	四四
殤	五三

暹	六二一
朦朧的敬慕	七一
破車上	七六
雁蕩山 (山水通訊)	
楔子：一個矛盾的結論	九一
南海的春天	一〇〇
浙東春景	一〇九
雁蕩的序幕	一二〇
永遠滾流着	一二五
靈峯道上	一三七
銀白色的狂顛	一四七
那雙纖細而剛硬的大手	一六二

落 日

天朦朧亮，孩子竟破例不等人捶，自己便忪開眼睛了。他有過一個怕人的噩夢，在夢中還聽到了媽媽苦痛的哎喲聲，醒來，看見她正蜷臥在炕的一角，輾轉地翻着身，呢喃地說着含糊的嚶語。

婦人的眼神今天確有些不同了，那不僅是疲倦，而且近於消散。幾日夜來和高熱度的掙扎已耗盡她所有的精力，如今，照傳說，她的魂靈也許早已「出竅」了。她渾身燒得像火盆，儘喘着氣，隨口帶出「哼哼」或「給我口冰水啜」的哀求。

三天來，孩子嚴遵了一個沒有常識的長輩的叮囑，什麼涼物也沒讓婦人沾嘴。當她內臟炎燒得忍不住時，她竟抽咽着哀求她的孩子：「乖，看媽養你一場的分上，遞我塊西瓜。我腸子快燒斷了。」孩子爲那懇求所感動了。但他仍咬住下嘴唇，狠心地朝牆搖着頭。他小心坎上是說，不成，我寧給你疼，可不給你死！

如今，他再也沒法堅持了。他蹣跚着小腳鴨跑下地來，到條案邊慌忙倒了一杯昨晚才汲來的井涼。及至碗挨到婦人唇邊，他又遊移了。記起那個長輩的話，他還想奪回來。但那兩片燒燙得發紫的嘴唇觸到那沁涼的碗沿時，竟狂喜得有些癡癡了。她盡全身的力氣掣起一些頭部，雙唇便如鉗子般奔向那碗沿。無神的眼睛睜大了分外可怕，喝井涼時那種貪婪狼狽神情是完全

不像她生平的嫻靜端莊了。頸項間每一條青筋都隨了她喉嚨的動作高鼓起來。

——她這是怎麼了？

孩子喂完了水。還茫然地握着空碗，呆立在炕沿。他覺得有些陰森森的半晌，他才用小胳膊遮了臉說，「媽，媽，我有點怕！」

婦人這時稍稍清醒了。聽到這話，她無力地由被裏伸出削瘦滾燙的手，拉緊了孩子說：「親媽，怕什麼——」然後，又竭力抬起眼皮，仰看立在地上她養育了十二年的孩子，淚汪汪地問：「樂子，媽要是死了，苦命孩子，你可怎麼好——」

呵，陷在痛苦思想中的孩子，小腦袋即刻重重地挨了一棍子。他咕咚便

跪了下來，摟緊了婦人的頭，嗚咽地求着：「媽媽，你不許死你死我也——」

這時，婦人想嚥下的淚終於還是沿了那癯瘦的額部淌下來了。她儘搖頭，斷續地囁嚅着：「不，媽不死——樂子好好念書——給媽爭氣……」

時候雖然還早，一個初入工廠的學徒却應該動身了。幾天來，爲着想留在家裏服侍母親，孩子曾試着告假。那個爲洋人豢養的氈房師傅却擺起一張拖得好長的臉說：「你媽病礙得着誰！不想幹走你的！」晚上他一學舌，剛吐露「不幹就不幹」的口氣，就爲發燒中的媽媽一句攔住了。她隨哼咲着，隨講給他聽：「不行，我辛苦一世爲的什麼！好容易有這麼個半工半讀的地方，你怎麼一來就沒長性——」

於是，孩子只得推開門去洗嗽了。

這時，熬了一夜的胖姐姐還在外房裏昏睡着。往常，孩子是喜歡惡作劇地用什麼線頭來探這個好心姑娘的鼻孔或耳朵眼的，今天他沒這興致了。他甚而輕點着脚尖。在不幸的遭際中，孩子學得有些懂事了。

立在窗簾，他聽到嬌嬌房裏有啾啾的私語聲。他好像聽到一句：「……可也真不輕，找個大夫也好，不然，一副棺材總得甘塊，連搭棚……」他爲那個打算說個楞。他奔回房裏，想哭，胖姐姐却揉着眼睛進來了。

胖姐姐把十個銅子的飯錢塞到他袋子裏後，就向門外推他。她用沉默告訴他，去，什麼都有我呢，他很躊躇地向外走。腳踩着門坎，他又返回了身。他一直撲到婦人身邊，用小胳膊緊緊抱着婦人的頭，並把小臉蛋貼近婦人蒼白頭髮，喉嚨裏哽咽着。

「媽，媽，今兒我關工錢，我掙錢了，我給媽買好吃的——」

這一路，他儘盤算着。一生，他這是第一回掙錢，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如果婦人不會病，今天娘兒兩個瞅着那把錢，不知該驕傲到什麼地步。然而此刻他却沒有這心情。他一路上儘留神着道旁的店舖，南貨店的櫃台上懸着整隻的火腿，大碗居門前晾着成屨的肉饅首，然而他更看中的是一個鮮果舖，他愛那映眼的顏色。他可還不知道今天究竟關多少錢。曾經有一回，他媽爲他買到一些南方產的奇怪果子，黃澄澄的，說是「皮包骨」，逗得他們娘兒兩個笑成一堆。他想今天該買點什麼逗她呢？

這麼盤算着，他又走進那個霉濕陰暗的地氈房了。在那裏，做爲一個學徒，他的工作是纏繞羊毛線團。對一個耐性有限的孩子，沒有再比這個「磨

人」的了。然而更磨人的是那些殘忍「師兄」們的虐待。工作的傢伙既全是鐵的，打起人來，最順手自然也是那鐵的剪刀和鉋子。對於近來心神常怔忡不定的樂子，刑具光臨的機會是更多了。

今天，師傅分給他纏的是一束灰羊毛線，算是最不爽手的一種。他接過那束線來，垂着頭，兀自走到一個黑黑牆角，盤腿坐下來，纏起手邊的線了。暗灰顏色襯着一顆暗灰的心。

這是月頭，領錢的日子。氈房這天照例是異常熱鬧的。早晨，便有一個工頭來量各塊活計的尺寸，憑了那個，每人下午便可以算到一筆錢。那個耳梢夾着管鉛筆的人在填寫賬單時，竟沒理會到躲在牆角眼神發直的小徒弟。他臨走還問了一聲：「落下誰沒有」，然而這時，牆角那個小徒弟却正在沿

着灰色的毛線推想着嬌嬌到底請不請個大夫治他媽媽的病。

正午，吃飯鈴一搖，板上活蹦蹦地跳下來許多大聲唱着的人。他們約合今天去大碗居吃一頓好飯，然而樂子一個人却躲在那裏，失掉味覺地吞下了一塊乾餅子。等到師哥們回來時，他聞到了很強烈的酒味。他們坐在板上還沒結沒完地划着拳。

「喂，小兔崽子，今天關餉你孝順我些什麼」一個織牛毛氈的扯了孩子的耳朵，調笑地問。

孩子忙閃開了身。登時，一隻銳硬鞋尖踢在他骨骨上了。他竟麻木得不知道哭。耳邊響着那麼恣情的笑聲，他心裏却更辛酸了。

四點鐘，洋人那邊送信來了，叫大家去他書房領錢。沒有再比這個聲音

好聽的了。連這繞了一天眉的小徒弟夾在人羣中，也有些高興了。他是想工錢馬上要到手了，早晨看到的那些舖子即刻重現在他眼前：火腿，肉餅，澄黃的檸檬，嬌紅的蘋果……

工徒走到洋人的院坪，即刻鴉雀無聲了，領頭一個胆子稍大的屈起中指，在那綠漆門上輕輕扣了三下。隨着，裏面地板上有了一咚咚的腳步聲。

洋人是坐在一張可以任意轉動的鋼絲椅裏，戴了金黃黃戒指的手指，很靈巧地握了一枝墨水筆。每叫到一個人，他必抬頭端詳一下，然後才由左手抽屜裏取出那人應得的工錢，拙笨地數着，一個銅子不苟。領到錢的人，皆深深向他鞠個躬，說一聲 Thank you，然後歡歡喜喜地退出去了。——自然，撇着嘴走出的也有，譬如那個洋人說：「這一個月你使壞了一把刀。扣你三

毛」或者，遇到徒弟，「上禮拜你沒掃乾淨地板，罰你五毛」於是，每天由早晨五點工作到天黑的月俸一塊半便被削減成一塊了。

然而今天還有更慘的，那是急等這筆錢用的樂子。站在人叢裏，因為身量矮小，他時刻墊起腳跟，向前擠。他生怕錯過了名字。他趕快點拿到錢，馬上告假到街上去辦他的事。然而一個個領到錢笑嘻嘻地出去了，却始終未輪到他。及至最後一個人領到他那一份時，樂子還怔怔地站在那裏。

發錢的洋人這時已疲倦得很了。他放下水筆，正要關抽屜時，突然發見房裏還有一個衣服襤褸樣子頹唐的孩子留在那裏。他不耐煩地生了氣。

「爲什麼還不走」

他站起來厲聲問。顯然地，他自己是需要休息了。

「還沒發我錢。」孩子吞吞吐吐地說。

他招惱了那個洋人。明明他按着單子已經一一發完，怎麼，這個想領錢份中國人連大帶小的不誠實他是領略過的。他的對付很簡單，遇到苦力，他只有使用巴掌，或是腳；如今，他面前站的總是個「工讀學生」，他客氣了些：

「出去！不要胡說！」他向門邊指着。

孩子不走，且張開手向他索要。他氣了，一隻有力多毛的手抓住了孩子的領口。

「出去！」一推，孩子幾乎倒在地上，綠漆門隨着訕地關上了。

孩子爲這突然的襲擊嚇得驚愕了。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又去拍那綠門，裏面却有汪汪的狗吠聲。怕狗的他，坐在綠漆門前的石階上，竟自咧着

嘴，嗚嗚地嚎哭了起來。

過好久，洋人的太太穿着騎馬裝，手裏玩着一隻小皮鞭由外面走回來了。看見這個哭得嗓音已沙啞的孩子，嚇了一大跳。孩子結結巴巴地告訴了她。

綠漆門又開了。這回洋人是用了對乞丐的聲音問他：

「你叫什麼」

孩子據實告訴了他。當他發見是賬單上遺落了這個名字時，他才把他喚進房去。重新用那戴了金黃黃戒指的手在一張紙上寫了些什麼，然後才打開那個沉重的抽屜，不堪煩擾地數了一疊錢丟在桌邊。

「拿去」孩子哆哆嗦嗦地攏到掌心裏，深深鞠了一躬，倒退走出門來。

綠漆門訕地又關上了。

這時，太陽已向西沉，孩子的影子在草坪上變得修長了。

他攢了那塊白涼涼的洋錢，又騰出一隻手來數那把銅子。嚙哭了很久的他，這時臉上漾出些微笑了。他一壁走，小心窩裏一壁盤算着該買些什麼。

突然，一個人同他碰頭了，那是他一個「師哥。」

「小冤鬼子，那兒去了，師傅找你哪！」

他想馬上回家，但那個「師哥」却把他拖到那黑房子裏。

迎頭他受到的是一陣罵，然後，師傅罰他一個人「抄」那片地。地上混在羊毛裏，還有棗核和香蕉皮。那是剛才師哥們狂歡的痕跡。

他遵命屈下腰來掃，攆過一條帚，他算熬過一段。

好容易，他被釋放了。他一口氣跑到大街上。時間不允許他東買西買了。他一直跑進那家鮮果店裏，嘩啦將袋裏所有的錢盡數倒在攤子上。

「掌櫃，掌櫃，我要——我要好吃的……」

鮮菓店的掌櫃對這個急性的小主顧很奇怪。問他到底要什麼，孩子茫然說不出來。他儘用手指着攤架上堆積的那些東西。

「我要那黃的，還要——犄角那帶葉子的，那鐵罐裏的也要。我要香蕉，要藕，藕粉也要……」

他想不到一塊半錢能買那麼些東西，總之，他走出時，成爲一個食物的富有者了，銅子身邊却沒有一個。

他提着那麼一大堆東西，呼呼地喘着氣跑到家。時候是黃昏了，太陽已

躲到另一個不可知的世界裏。往常這是娘兒兩個坐在屋簷下講故事的時
候了。這時他小心跳動着，想着到家該怎麼哄他媽媽呢。

走進院子，他聽到的是一陣連續的呼叫聲，而且是酸辛辛的：

「大媽——大媽——您答應呵！大媽……您不能甩下樂子不管呵！」

孩子像是意識出什麼恐怖來了。他即刻奔到房裏，把所有東西丟在外
屋桌上，便撲到婦人的身邊來。

這時婦人眼睛正緊緊閉着，胖姐姐扶了她半坐起來。連漠不關心的婦
孀這時也站在旁邊了。胖姐姐一聲跟着一聲地叫着，她急得滿臉紅漲着。

孩子忘了命地趴上炕去。他握到的已是一雙冰涼的手了。他幾乎哭出
聲來。

「樂子，可哭不得，你叫她，你叫呵！」胖姐姐睜圓了眼睛催着他。她喊得嗓子都嘎啞些了。

孩子緊緊攥住了婦人的頸頸，扯了喉嚨在她耳邊嚷：

「媽，媽——您睜眼，您兒子回來了。樂子回來了。媽——」

呵，偉大的天性，婦人的眼皮果然有些怱動了。微微隔着一道縫，藉着白
眼肉上僅餘的一絲黑眸，她瞥見了她的孩子。她像是竭力作着活下去的掙
扎。

孩子即刻跳下地去，把丟在外屋的菓子盡數抱來，放在婦人身邊。他摟
住她的頸頸，把那黃澄澄的菓子湊近她的鼻孔。

一陣沁香，也許是孩子一腔的真情，她黑眸子居然退回一些了。

這時，胖姐姐趕忙到外屋去切蘋果，剝橘子。

婦人盡對着孩子搖頭，像是蓄了許多說不出來的話。這時，她淌下的淚都是冰涼的了。

好像知道那片蘋果是她孩子掙的，她顫微微地把嘴張得很大來吞食它；但及至蘋果塞到嘴裏後，她鬆軟的眼皮又闔上了。

「媽——媽——您瞧樂子，您瞧哇！」

她只翻了翻白眼，喉嚨裏哽咽了一下，身子便癱軟在孩子的懷裏了。

「媽，媽——媽呀——」

震天的哭聲也叫不回這沈落下去的太陽了。

孩子抱了那個冰涼的身子，隔着眼淚看這個世界。

世界從此也永遠對他是冰涼的了。

鏈

我又跌足拖了雙草鞋，倘佯在一隻海船的甲板上。扶着那塗滿摩托油泥的船欄，呼吸着腥而且鹹的氣味，我心頭上噉喇起流浪的過去。飄飄蕩蕩，正像眼前遊在黑天的灰雲，也像它，那麼任一陣來去無踪的風東西吹拂着。

（船說是明天下午四點才開，爲了。揶省一宵旅店錢，我們在啟碇的前夕便登了船。說了一大套好話，才在那茶房的「好一對窮鬼」的斜視下，擠開了輪門。）

這是一隻常川航行南海的大船，跨了七天海路，這時正懶洋洋地泊臥在碼頭。江水如裙裾的繡邊似地搗打着它的周身，細流在巨塊鋼板上，發出的是鏗鏘的聲響，展開後還有一片泅泅的迴音。波紋抖得水上的澈澈月影，曲曲折折，銀亮如裙裾的掛纜。

夜的碼頭，甲板上這時正是浩浩蕩蕩一幅生存鬥爭圖。起重機揮動着它那粗長胳膊，捏取着身邊成堆的蓆包，隨了它每次抬舉是一陣轟隆隆的震響。奔忙在那胳膊下面的是千百個賣力氣人。吭唷，吭唷，油亮脊背上的重載壓出一陣的嘆息。好一個悲壯的大合唱，微顫有如窄長搭板上成串的人影。他們的額頸像是生得特別堅固，拱駝着肩背，上面各負着一個沈重的蓆袋。由船的貨艙抗出，經過那段窄長的搭板，一直背到岸上的棧房。

(棧房門口多半立着一個肥胖的買辦。)

我迎風立在一個通氣筒旁邊，那一串串的黑影如一根鎖鏈那麼連續不斷地由我眼前走過。我心下有許多亂雜思想。我想到那裏曾見過的一幅木刻，我似能辨認出那些黑影的面孔了。滴着的汗珠沿了多縐紋的臉滾動，猙獰的眼，怒瞪的眼，爬滿了紅絲的眼，我想到了古羅馬的奴隸，我想到南美洲的黑奴。

忽然，嘩咚一聲，跟着是一片喊嚷。

我急忙湊近船欄探視，搭板上的黑影紊亂了，岸上擠滿了嚷着的人，都齊向下面巴望。「浮呀！浮呀！」我忙俯身下看：水裏伸張着兩隻手：一個苦力抗到半道支持不住，竟爲那沉重蔴袋壓倒，由窄長搭板上跌下去了。那的確

是離岸很近的地方，然而水的深淵和人的疲勞竟使他不能動彈。多少粗細喉嚨叫喊起來，有的還把扁擔或繩子一類東西投到水裏去，嚷着那不幸者的名字。

立在那裏，我直如置身於地獄的洞口。我呆得不能動轉了。我守着那路臂向四下抓當那手指觸及一根繩頭時，他是怎樣飢餓地撲抓呀！而且一張泥污的尷尬的頭臉也露出來了，張開大口喘息着。

終於，靠了那繩頭，他拔上了岸。即刻，濕淋淋地，他爲同伴簇擁起來了。

那以後，黑影又如鎖鏈般在那窄長搭板上蠕動了。然而是多麼躊躇，多麼緩慢的黑影呵！

跳出來說的

由許多遠方友人的來信裏，我知道上海是怎樣被中國各角落關懷着。什麼口號都自這兒起，一般書籍的版權頁上印的多半是『四馬路』而且，這個東方小巴黎又有那麼些名人蠟集着。當我沒來上海以前，我也時常爲這個問題焦灼着：這些人到底天天都幹些什麼呢？坐雪佛雷式的汽車在油漆馬路上騁馳呢，還是抹一臉煤屑，出入工廠的門檻呢？

爲了職業，我終于也到了上海。我不必說來到上海想天津，到了天津想北平一類洩氣話。自從我脚踏到北站那刻，我便對自己鄭重問說：好，你到這

兒了，你不能在這兒貌合心離地活着。那朋友說的好，如果這是海，你得在上面漂浮，不必一面埋怨，一面却也下沉着。第一件事我限定自己做到的是：在孤獨中，不思鄉。

於是，我如一個常川往來的商賈，夾了一份小行李，昂然走進了上海。

只是一條短短的路，在我身邊便走過多少種車，對於一個滿身塵埃的鄉下人，真有趣味。天是給誰放了把火，那麼紅——然而並不是晚霞般淡抹，這種紅光裏似還有點黑雲浮動，很怕人。車子就穿梭在這片可怕的雲彩下面，有白色的救急醫車，紅色的救火車，黑色的捕拿擾亂治安的囚犯車，還有是為捉「遊民」的車。這些都開足了馬力，在紅綠燈一閃一瞥的指揮下，作着悽慘的嚎叫，四出奔馳，把那些私用遊玩汽車顯得加倍優閑——黑漆車

頂下面幌着黑漆的分頭，（跳舞廳的好主顧）最寒人肌骨莫如無軌電車的號叫，（讀「聊齋」你聽過鬼嚎嗎？冗長，細銳，然而又悶滯有如嗚咽。）如果不是在這種鬧市，我準得嚇出一身虛汗。

放下行李，因為來得較早而以地主自居的朋友堅要領我去夜遊，說是「見見世面。」他帶我去看新開的跑驢場。

世界上自身象徵着的事真多，但沒有比當前這個再富諷刺性的了。說到驢，你一定馬上聯到八大處妙峯山，渴沁涼的泉水探楓葉。才不是那麼回事呢！這是在樓板上劃出個數丈長圓的小圈子，舖些沙土，還插了紅紅綠綠的亭台樓閣，（在他們心中，曠野也還不缺之這些精緻擺設）想想看，這隻牲畜嘴上繫了根纏繩，纏繩握在背上花兩毛錢作「騎士」的手裏，就這麼

昏頭昏腦的繞着小圈子跑。背上的人自以為身在原野騁馳，神色自得。周圍的觀衆一面磕着西瓜子和雉妓淫褻地調着情，一面爲發抒自己的積悶而放縱地嚷着：

——快來兮！

在我，沒有比這個再慘的了。這樣單調地跑了五六十個圈子，（難爲他！）才跳下驢背。我看那隻啞吧牲畜儘自喘氣，抗議地擺動着那雙長長耳朵。

然而第二天我便也參加了這個圈子。

朋友，從那以後，同許多人一樣，我便也是在這裏繞着圈子跑的一個了。我喘氣，我疲倦，我怨恨，然而圈子是這麼小，人是這樣多，我怎麼能不跑呢？

苦 奈 樹

登了岸的次晨，天剛濛濛亮，我便悄悄爬了起來。我懷了一個神祕的有趣打算。我最擔心會驚動身邊那個旅伴。然而，多麼不巧呵，當我穿襯衫的時候，我的皮夾竟惡作劇地由口袋裏蹦了出來，落在地板上了。這震出不小的聲音，至少，那旅伴眼皮有些鬆動了。而且，睫毛間隨後閃出一道黑眸子。

「你——你去那兒？」在這遠遠地方，他還是說着鄉語，我有些覺得不

「我想作一回夢去。你先睡一下。趁着露水還沒給太陽吸乾，我想拜訪

對岸那個島。那兒我有過一個夢。」

「不成！我一個人，一句本地話也不會說，怎麼成！我跟你去！」

旅伴說着，便爬起來了。像是怕我丟下他不管，他死死地拉住我的袖口。我多麼不甘呢！我原來想一個人用軟軟的鞋尖踏着那沒膝的七星草，濕了鞋，濕了襪子，也濕了一顆浸在過去裏的心。一邊走，一邊尋覓着那些深埋在記憶裏的脚印。

然而，我這打算多不近人情呵！迢迢地把一個人帶到這麼遠，海行四天，在第一個陸地上過的清早就把人家丟下，自己去尋夢！

我答應了帶他去。過後，我甚而又覺得應該帶他去了。有他，現實的代表人在身邊，我也不至爲那七星草埋起來呵。當我觸到過于沉重的悲哀的回

憶時，我還可以向他那邊逃脫呢。

於是，迎了晨風，我們立在海關前那個石級砌成的碼頭上了。

那是一個怎樣動人的地方呵！請莫誤會，我這裏並不是在稱道那些勞力朋友們紫紅的脊背，岸上嘈雜的人聲也不能引起我的注意。我一點也理會不到背後的一切。不錯，海關那座大鐘吸住了我的眼睛，然而我看的不是時刻。我的面前躺着龐大的輪船軍艦，還有千百隻舢板，然而我的心却越過了這些，奔到海那邊一片綠的山叢去了，那是夢的島呵。

闊別了三年的蛇江又和我重逢了，它那裏老實一些呵，它掀騰，撲奔，白的舌頭捲着我的脚面，鹹的星點濺滿了我的通身。

面前已有三隻舢板在手搶我，作空船了，船在波濤裏搖擺着，撐船人

的喊叫也隨着震盪起來。對着面前這片，誰還有心講價呢。我一手扶着旅伴，相偕跳上了船。排開參差的船隻，一聲招呼，一匹灰色布帆便斜斜張揚在蔚藍的天空裏了。船便沿了一個拋物線，朝着那蔚翠的地方奔去。這時，新的太陽正在海上撒了金沙的閃光。

靠了那伸進海中的碼頭，手攀着紅漆欄杆，我是用了難以形容的心情登岸的。我不能忘記我會輕狂地作了一個舞蹈姿勢，爲了我第一眼就又看見那棵油綠碩大的苦奈樹了。這時候，樹蔭下面正坐着二三漁夫打扮的人。呵，還是那麼粗大，那麼森涼，南國的風往來穿梭着。忘記了旅伴，忘記了坐在樹脚的人，我湊近前去，脫了帽，以一棵微跳的心撫摸它。

（我不否認四下驚奇的注視。誰體會到重遇的心情呢）

恍惚間，在地下，我好像看到了兩個天真孩子的影子，一本翻開着的詩集，破爛的邊緣說明了它和主人交情的親密。

.....

And the sunlight clasps the earth,

And the moonbeams kiss the sea——

What are all these kissings worth,

If thou kiss not me?

一陣風，記憶裏吹來這麼兩句。詩儘管不是上乘，對我却另有意思呵。六年前，少年的流浪的我是多麼狡猾呵。這兩句詩曾爲我騙過多少甜意！

——有一天，你不要我，我會躺在沙灘上，叫海水沖得沒有了的。

——將來我們去看守燈塔好罷，孤單單地活在海中間，日夜有怒濤在窗下嘯叫，月尾有一隻白白船兒爲我們運來乾糧。

——你可不准偷懶，儘叫我一個人爬梯子點燈！

面着大海，我們說過多麼傻的話呵；那些，只有這苦奈樹會有機會偷聽。突然，身邊的旅伴拖住我的臂，他一臉的不耐煩。我只好向山谷裏走去，隨走，還回頭看那棵碩大的樹。

——如今，是一個肥胖傢伙的姨太太了！

一路上，茫然地摸着兩邊的殘石，我暗自太息着。

吉 期

對於一個男人，沒有比「媳婦」這件事更神祕的了。

僅僅用生理的需求來解釋這粉嫩影子的追逐或期待終不免失之浮淺。超乎任何具體的把握，在觀念上，它直像是生命本身長成的一部分。當一個男孩子還不懂得生命是怎樣一種配置時，便有多慮的媽媽擔心着了；誰沒在黃昏的屋簷下聽過「鐵蠶豆，大把抓，娶了媳婦不要媽」的低歌！那是含了不少預支的哀怨唱着的。如果吃飯不小心，碗裏常剩米粒，最靈效的警告是：「將來娶個麻媳婦。」孩子不明白這警告的內容對他到底是怎樣一

種損失，他眨了眨小眼睛，像是會意了似地，便認真把碗沿上的剩飯舐乾淨了。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很早便留下了這麼一個模糊而又脫不掉的影子。

我見過許多爲了有「媳婦」而背着負累，受着折磨的人，我還見過更多因爲摸不着「媳婦」而痛苦得要死要活的。當今許多學者都驕傲着「老處女」的心理剖析，事實上，在「老處男」中間，寶貝也許更多一些。這種人性情照例馬虎，煩燥，多疑，即使在高興的時候，也不忘「犬儒」地嘆息一聲，好像就是把整個世界擺在他掌中，如果沒有「媳婦」，他也不會答謝一聲的。

在一個僻遠地方，我有過一個短少「媳婦」的朋友。雖然和他以同事的名分熟識，我那時却還是個不通事務的孩子。爲了兩種不應該，一種不得

已，我才漂泊到那麼一個陌生地方。可是在那裏，我第一次同海發生友誼。當我知道學校是建在一個面海的島上時，聘書不曾讀完，我便甘傾地簽了字。我心下算計着，如果力氣上吃點虧，有東西會補償我的。

於是，除了上課外，我的時光盡都消磨在海濱的沙灘上了。我愛看蠻不講理的浪濤，咬着崖腳，也愛仰首用眼睛追蹤環着桅竿啾啾叫着的海鷗，銀白的翅膀，透出良善和飄逸的性格。時常我故意爬到一個山坳，順着殘石的缺角看由南洋開進港的巨艦，黃的煙囪吐着黑團團的烏氣，甲板上盡擠着作醒了「掘金夢」的僑胞。

便是在這山坳，我遇到了這個人。他在那學校教的是西洋史。他時常靠着一塊墓碑，手托着腮，嘴裏啣着一隻紅木烟斗，吧嗒吧嗒地抽，心下總像在

有點什麼糾纏着。在貪愛海上，我們雖是同道，然而海給我的是無上喜悅，他領取的却是一把灰暗的悵鬱。

起初，我們兩個還不大熟，見面僅微點頭。說這個是他性情乖僻的證據也成，然而我這面的防禦也使我們雖然在一個荒涼的大自然中碰頭，也還不能在心靈上接近些。這原因是有同事囑咐過我：說這是個怪人，你同他要好，他却討厭你。除非你有個妹子給他。

我沒有。

然而年紀還不允許我矜持太久。終於，我們漸漸熟稔了。我還得說，他並不是個太「怪」的人。當我踩着海濱巒石，想承受那波濤的激越時，他忙嚷着：「喂，留心些！」他知道我們都是愛海然而又不會在海裏行走的人。

我還知道了他是在歐州工讀過的一個好學生，但這以外，關於他自己我沒法問了。然而在廿位同事中，他同我最熟。因此，人家送我一個「海濱故人」的綽號。

時常我們正守着船隻披着晚霞開出港去（爲的是趕那岸的晨曠）時，宿舍裏的大鈴鐺搖了。貪愛眼前的景色，我佯裝作不聽見，待他來催我。他那裏催我，烟斗吧噠吧噠地。到後來，倒還是我直起腰來。

「怎麼，回去吃飯罷！」

他拔出烟斗。皺皺眉看着我。

「吃去嗎？我真討厭那亂雜雜的食堂了。唉，怎麼好！」

聽罷，一路上，他嘮騷多了。他嫌食堂的飯硬，嫌桌上的油泥太厚。說來說

去，他嘆口氣告我，照他這年齡，是該有個家了。

「家裏做的飯，那味道可完全不同了。第一像是你媳婦親手做的。你吃着可口。你覺得安頓……」他幻想中像是已陳設了這麼一桌菜，他說時是充滿了這種情感的。

「可是，」我這毛孩子胡插嘴了。「大夥吃不也熱鬧嗎？」

「熱鬧，哼，我不希罕那熱鬧。」他把烟斗裏的灰吹淨了。「我得有個貼近一些的人了。她靠我，我靠她。嘿，你聽過“Blue Heaven”嗎？」只有瑪利同我，連上寶寶共三個。「呵，最美的歌。最美的——」

吃過飯，他邀我到他房裏坐了。他有一間極可羨慕的房子，剛好面朝東方茫茫大海。我有點不贊許這人平常對學校當局的慫恿了。比起誰來，他都

受着優遇呢！我稱讚那房子，他像不屑提似地。

「你還能永久住下去！」

趁着他端了鵝嘴壺煮咖啡的當兒，我巡視起這個承受過海上太陽撫摸的房子了。亂是真亂，然而我發見了許多好東西。這個人有四個書架兩隻書櫥，全都滿盛着洋書。在那裏面，我依稀辨識了許多文學史上劃時代作品的名字。我更愛書櫥上面放的那些銅塑小玩具，和書桌上檯燈旁那些顏色透明形狀奇特的蚌殼。

我用極大的驚喜誇獎着這些，他却始終洗着杯子，連抬頭看一眼都不。咖啡煮熟了，他由煤油爐上拿下來替我酌着一面說：

「兄弟，你喝罷，這是熱的。那些書是冷的。如果盡所有那堆書替我換一

點熱日子過，我什麼都不希罕了。活着的味兒就在這點熱勁。」說着，他似乎在用臉感覺着那咖啡的蒸氣了，又像是真由蒸氣裏看到了什麼，臉上高興了些。

有一天，熱日子果然臨到了。

上樓梯時。我還直不服。我不信他會不告訴我！爲什麼我還得等別人轉告我呢？

「喂，老蕭，今晚你那『海濱故人』行訂婚禮。咱們有酒吃了。」

我不信。昨天他曾過了一次海，不錯，然而前天我們還在山坳看一條綠草蛇同一隻蛤蟆打架呢。他還滿嘴嘟囔着蛤蟆「配不配」的問題。他不會瞞我的。他不應該瞞我。

於是，我理直氣壯地找他來「查問」了。

我叩了兩下門，我聽不到答應。

於是，我硬推開門了。

書桌上正伏坐着一個半身蓬亂的頭髮，狼藉的汗衫，和一房悲慘的氛圍。

我輕輕走進了他。我不敢遽然抱怨了。我有趣地拍着他的脊梁：

「喂，我給你道大喜了。」

「大喜，」哦！怎麼一張帶有淚漬的臉呀！而且，聲音是那樣的啞。我忙返身環顧全室，我有些莫名其妙。

他握了我的手，指着書櫥那方向，很羞慚地說：

「兄弟，完了。我完了。那麼些書，我一本本地讀着。我以後得做一個裁縫舖女兒的丈夫。天好不公平！」

那天晚上，他穿了潔整的禮服，坐在主人首席，用極不自然的笑臉迎着飯店裏近三百個賀客。誰都向他拱手道着「大喜！」同事們直像爭執着一件什麼切身利害的事那樣拚命地灌他喝酒。

當那個身體奇胖，言語粗俗的婦人舉起杯來說：「來，我替我們姑爺喝一杯」時，他的臉紅漲成什麼顏色了。他像一點也不謝謝那好心豪爽的丈母娘。他恨不得把臉埋在桌底下。及至他得同那個滿臉雀斑的豔裝女人並肩在堂裏向各桌謝客時，我疑心他莫可奈何的神色似總在想逃跑。

終於哇呀，他吐了。他昏倒了。他沒能回學校，被一輛車送到丈人的裁縫

舖裏。

許多人還羨慕「未婚妻，丈人，丈母娘。三口子扶一個」的豔福呢，我却摸着黑，懷了一顆痛苦的心上的船。在黑色的海上，我暗暗替他担心着。走過那山崎時，我身上發了一陣虛汗。

第三天，他回到學校來了，一個削瘦頹唐得像鬼的人。他向我解釋說：「這件事，我完全沒想到。真是突然的，你別見怪。刮那麼大的風，沙子迷了我的眼，你想，我那裏看得清楚。」

不過，據我知道，從那以後，他便成爲一個出名虐待「媳婦」的人了。

(一九三六，六，八日。)

屠手

在一個暴政之下，偵探道差使照例是肥的。

我很高興，因為十年前我曾有機緣喂養過兩個偵探。我還記得他們之間，一個穿的是灰色短襪，一嘴小鬍鬚，腿上還紮着綠綢走水；另一個身上穿的是青色長袍，爲了遮掩瞎了的一隻眼，鼻間架了一副墨鏡。我以後，不知誰又喂過他們；我高興的是，喂養了他們，到如今，我自己也仍安然存在着。

說是我故意送到他們嘴邊，我沒那麼好心的。如今，雖然事過境遷，也還不必在這事上求人褒揚。正像一個還不知爐灶爲何物的嬰兒胡亂摸觸，我，

一個十四歲的毛孩子，對於世界有的也還祇是那點迷濛。其實，我滿有機會脫過那陣震恐的，爲了不明白爲什麼需要躲脫，我終於無知地湊近了那鋒刃。

我記得是一個黃昏，當我同幾個年紀相仿的學伴（我的團員）在沙土池裏拍着山洞玩的時候，（蝙蝠掠着我們頭上飛）。忽然一個孩子喘着氣跑來，把我硬扯到壘球場子的後面，用至爲關切的神氣告我：

「××，糟了，有人要逮你。」

「憑什麼？」我把手插起來。其實我還不大懂這「逮」是怎麼回事。那個字在我們「捉迷藏」時是輸的意思。所以我很不高興。

禮拜四的下午，有人甚而告訴我，偵探連眼線都買好了，那正是一個和

我很要好的朋友，一個年紀雖已十三四歲，個子却矮小削瘦得如隻雞一樣的孩子。我不信，我會突然地問過他，「你會不會有一天害了我？」他沈吟了一下，連連搖頭，我滿足了。

但是禮拜六的下午，他跑來告我說：

「××，門房有你的電話。」

我那時寂寞的心情正需要一點人間的記憶來溫暖，我便毫不懷疑地跑去了。

沒有電話，電話機兩旁却把着兩個面孔猙獰的人。

「×先生，同我們喝杯茶去吧。」

一種低賤的冷酷的笑由他們嘴角溢出。

這時那個瘦孩子已躲到遠遠地方去了。

「我不認識你們呀！我綁起臉來對他們說。」

「走吧！他們中間的一個已硬拉起我的胳膊了，另一個便把我推了出來。我儘小身子所有的氣力和他們掙扎，但我沒法脫開他們橫腰攔來的手。」

那天晚上，我是睡在一個長不到六尺却擠了十七八個人的炕上了。解去了腰帶，鞋帶，一切他們以為可以自殺的帶，枕了自己的皮鞋如豬一樣地側身在那上面。

誰有心去睡覺呵！我的心跳着。我一點不知道將有怎樣的事情發生。夜間，守夜的偵探們擁爐自在的談着天，有人說着白天嫖娼的故事，有

的談着壓寶。由那些談話裏，我還知道了我們這些囚犯的代價：捉到一名黃洋五塊。

這時，一個人由外面進來了，抱着一瓶燒酒。我側過眼睛來一看，那正是白天捉我的那個戴墨鏡的。

「哥兒們，喝呵，別客氣。」

「老常，你們好，今天一抓就是一個。」

被讓者這樣誇着，貪婪的眼睛却緊緊盯住了那酒瓶。

「我沒說嗎，就是趁禮拜六，沒個撲空，他媽的。」

說着，酒瓶的塞子打開了，濃郁的酒味點亮了他們的眼睛。

吮我的血呵。——我記起了耶穌的故事。

監獄離城內豬市很近。天還沒亮時，便聽到尖銳的叫聲了，生存的掙扎。呵，那聲音落在我們耳中是特別淒慘的。在我眼前閃着把明晃晃的刀，繫着紅綢走水的。

早晨，一聲吆喊，我們一炕十七條好漢全爬起來了。放完了毛，便都盤着腿踞在炕上。

如今，我才認出來我的「難友」中，原來還有一個九歲的孩子。見到他，他先笑了。我們便湊得近些。（爲這個，我還挨了一鞭子。）我們偷偷猜拳玩石頭，剪刀，包袱，多麼簡單又錯綜的遊戲呵。

我們玩得很起興，大人臉上却儘是愁苦。

我不能忘記獄中一個長了滿嘴連面鬍子的人，聽說他以前在學術界

還很有點名望。他曾把八年的日子度在國外，學的是經濟學，和他的太太（如今是關在女牢裏，無法見面）懷了一腔對祖國的熱誠，回國想有所供獻。不想一登岸，箱中爲人檢出一兩本偏激的書，便被送到這個黑地方來。還有他們不滿周歲的孩子，是被放到不可知的地方去了。

這一天，我們是眼看着太陽的影子在窗紙上爬。我們等着審判。我們還想叫一聲，訴說一陣，然後，只好隨他們推到什麼地方去。

然而這一天，沒有審判。

各種傳說在猜測着，有人說大概半夜拉到後院去槍斃，也有人說將用鎖練穿起我們，帶到警察廳去拷打。

夜間十二點光景，有人來提我們了。

「叫什麼？」我抬起頭，一個閻王般有黑的鬍子的人問。坐在他兩旁的，都是丑角樣子，談諧冷笑得令人害怕。

「我……」堂很大，很黑，我忽然打起抖來。

「說吧，毛孩子。說完，就放了你。」那個丑角逗着我，一副可厭的面孔。

「……我沒有罪，我什麼也不知道。」

「不知道，對嗎？」那個丑角湊前些說。「那麼給我打！」這最後一個字是說得很重的。

然而我沒有可說的。我不能胡纏。

便這樣無頭緒地，又把我拉下堂來。回到炕上，我的臂部疼得爬不上去了。當我伏在那裏，想稍緩緩口氣時，一道鞭子攔腰打來了。

日 落

我禁不住哭出聲來了。

癘

那是一個夏天，當北平熱得快冒了煙兒的時候，我同一個在鉄路上辦事的朋友偷乘了他的運貨車，到塞外「避暑」去了。年月雖然已很久，我還記得這事。每當我想到那番旅行的時候，心裏便充溢許多愉快的沁涼的記憶，但我也忘記不了一個很小但是很慘的悲劇，主人翁是一家兔子的老小。

離我住的地方約十里便是一個蒙古村莊。多少次我好奇地想去看。在電影和小說裏，我見過許多有趣的紅印度人，遙遙望着山麓下那片土房，我懷了許多原始的夢。但朋友卻勸止我莫去，說那裏的蒙古人雖離鐵道極

近，因不與漢人雜居，始終還沒有同化。隻身去那樣言語不通的陌生地方是不大妥當的。

我急得難捱，然而卻又不敢冒險。

終於，一個雨後的下午，我有了個機會。一個相識的通蒙語的轎車夫答應帶我去，而且，他還准許我跨在他的車沿上。

立在籬笆門外，第一眼我看到的是掛了許多蒙文符咒紙條的屋簷下，一隻個子大模樣兒的狗。身上雖爲鐵鍊鎖着，也還對我們信信地吠着。

經過一番問詢後，我們被讓進去坐了。我是懷了不少担心的。招待我們的是一對中年夫婦，異於以「嬌羞」爲淑德的漢族女人，那個蒙古婦人是睜了大大的黑亮眼睛微笑地爲我們倒茶，端奶餅。我留心到那紅潤的健康

膚色，在塞外幾乎是僅見的不帶鴉片幌子的膚色。

藉了那個轎車夫的通譯，我們談了許久話。他告訴我牲畜繁殖的話，蒙人怎樣打官司，和他們如何由薩拉旗東遷到這裏。我們談得算是很投契。看天色不早，我們便起身告辭。

走下石階，忽然一個雪白的影子由我脚前躡過。我本能地趕忙追上去，白影子卻在屋角消失了。

愛好活物的我，開始興奮了。我趕了過去，隨着同伴和蒙古主人也跟過來。

呵，一個用黍節纏的短短圍牆裏，盤踞着五六隻白兔子。石榴籽般紅而圓的眼。瞥見我們，一瞬便躡進地上砌好的窟窿裏去了。

「喜歡這個？」主人甩着長袖，笑嘻嘻地問我。

蒙古人是一個古怪的民族。當他們懷疑你的時候，戒備是極嚴的。但當你獲到他的友誼時，他永把捧給你所喜歡的視爲責任。就這樣，他掀開了兔窟的木板蓋。

呵，多麼熱鬧的一個小社會呵，我簡直數不過來了，只看見一片黑白光潤的皮毛，一對對燈籠似的眼睛。

「喜歡那隻你？」主人要我隨便指。

自然，我挑了一隻肥大雪白的。

沒料到，放在蒲包裏的卻是十隻了。他臨時囑咐我說：白的是父親，黑的是母親。牠們這一窩八隻寶寶才落生一個月，眼睛還沒睜開。他重覆地叫那

轎車夫叮囑我！叫牠們自己睜眼，千萬睜不得。

於是，抱了那沈甸甸的一包，我用了莫大的感激向慷慨的主人告辭了。一路上，我高興得把搭在車沿上的腿如吊桶似地那麼甩來甩去。我時刻側耳傾聽蒲包裏吱吱的細銳叫聲，好溫熱的一團！哪！

到家，我把牠們安插在我木板牀的下面。附近天天和我玩耍的孩子們都聞風絡繹跑來了。那麼些顆跳動的心圍着一對羞怯的夫妻，和八位闔眼酣睡的少爺，嘔嘔吮着奶頭。

「小兔兔，怎麼不睜眼啊？」一個微麻的孩子問。

我即刻推開了他伸出來的手，厲聲告訴他動不得。爲了安全，我並且即刻將蒲包藏回牀底下去了。

可惡的麻皮，當我出去洗手的功夫，他又搬出蒲包來看了我。我踏進門坎，看見他正在摸着一隻小兔子的眼睛。

「放下手！」我大聲喊着，我氣得恨不吃了他。從那以後，我不敢離房了，一直守到天黑。

事情是第二天早晨才發見的。

當同居的朋友起牀嗽口的時候，他嚷着撲向依然蜷臥着的我。

「糟了。台階上有一隻小兔的屍首！」

我趕忙起來，一面罵着狐狸，黃鼠狼，一面心下盼着只是「一隻」。

啊，何止台階上啊，桌底下便有三，四隻，牀脚也還有呢，血漬一直染紅了我的鞋面。

我嚇得快哭出聲來了。是什麼猛獸，在我睡着的時候，幹下這等殘忍的事呢？我檢視着那血肉狼藉的小小屍身，不再肢肢，不再嘔嘔，卻真寂得如一片枯樹葉，一塊瓦片，只是血漬弄得比那些都更難看些吧了。

我爲一腔愧恨僵成了一塊木頭。

忽然，一個更重的拳頭向我胸口打來。我急忙躡進房裏，我記起「屍親」的老兔來了，我預料那猛獸一定也饒不了牠們。

沒有。牠們都安然無恙地活在那蒲包裏，只是那雪白的皮毛上已染了紫紅的血漬。最不忍看的，是那如同「血口」一般的嘴了。

當我收拾地上的小屍身預備埋葬的時候，那個轎車夫來了。見了血漬，我辜負他滿腔的歡喜，我噙着淚告訴他事情的經過。

他忙跑到牀下去看老兔，回過身來，搖着頭說：

「你不該觸牠們的眼睛啊！」

我着急地抗議說：

「我沒動，我沒動，麻皮造的孽。」

「無論誰幹的罷，反正，」轎車夫皺着眉說，「小兔子是老兔吃掉的。牠們最忌諱有人用不潔的手弄牠們孩子的眼睛，只要觸到了，牠們便寧可把孩子吃掉。」

「兔子比人還有氣節啊！」他這樣嘆着氣似的哀悼，又像是欽佩。

秋涼，當貨車把我重由塞北載向關內的時候，遭了失兒之苦的母兔已

因憂鬱而死了，那個父親在喪兒之外又丟掉老伴，在我登車的兩天前，竟將左眼急瞎。

我將這個已不活潑亂蹺的殘疾動物抱在懷裏，撫着牠那不再光閃的毛，心下有說不出的悔恨。是我害了牠們一家！如今，該怎麼處置牠呢？

可憐這無兒無女的鰥夫，牠祇了無虛願地緊閉了眼睛，鼻孔間喘着溫熱的氣，伏伏貼貼地承受我那羞悔的撫摸。

遁

在這個命運不均勻的世界裏，每個良心未泯沒的人有時都不免做下點唐吉訶德式的莽舉。事情回過頭來看都不免可笑，然而在當時，爲一種理想熱情所佔有，却除了蹈上一個傻子的路徑以外，再沒有更好的辦法。

幾年前，我曾在一個書店裏幹過練習生的事。論物質的待遇，常年沒假，一個月吃住外祇有五塊錢，零花和學徒是沒多少分別的，但在精神上的優遇，我應知足了。店裏有兩個夥計——一個有着少女般白嫩的面孔，另一個却該投軍從戎——雖然和我掙差不多的錢，却沒資格和老闆同桌吃飯。這

個，在第一天我就覺得奇怪的。

一個初夏的早晨，我把行李搬進了書店裏那間廂房後，便來見經理了。這是一個會印了不少「新興」書籍的出版家，我沒料到他手裏托的却是一管水烟，蓋子突突地響，灰的烟嘸嘸地便由鼻孔裏吐了出來。躺在他肘角的正是一隻使用得已有些油亮了的算盤。他緩慢地抬起頭來，在那動作中，像是帶了不少的嚴厲。然後，迎接我的，是一張中年商人型的臉，削長，尖瘦，佈滿了利慾的皺紋。

「來了呵，拿這稿子去校！」

於是，我走到靠牆的一張小方桌旁，面着一份陌生的工作坐下來。我想他一定一面嘸嘸地吸着水烟，一面用眼睛偷看着我哪，但那時我急得可什

麼也顧不到。我逐字地對看着原稿，（機械得幾乎一點也捉不到字之間的意義）嗅着那使人頭昏的油墨，隨着那浙瀝紛紛的算盤珠，我額上的汗珠蔌蔌地沿着腮幫流下來了。

忽然，一個和我年紀彷彿的人跑來對我說：

『先生，吃飯了。』

於是，我才把那疊稿子放下，用一道鎮尺壓着，走到南房。

吃飯的時候，經介紹，認識了編輯先生，一個近視度頗深的書痴，像是很老實的人。

那位老闆盤問我許多學歷的話，並且告訴我，如果安分地幹，日後如何有希望。他甚而答應我一年後。如果我好，生意也好，他將加我錢的。但我羞怯

怯地請求他准許我翻看架上的新書。這個，他也很含糊地答應了。

當我們吃飯的時候，那招呼我吃飯的人却正在院裏捆書冊。及至我們放下箸，他們才被喚進來。老闆一面剔着牙，幌幌悠悠地領頭走了出來，兩個徒弟用剩菜殘飯填着肚皮。

我回頭，看見那個粗獷在狠狠地吞食着，那白皙的孩子却儘對着屋角發怔。

「爲什麼不少吃點呵！」隱隱像有個聲音責問着我。

漸漸地，環境同我熟稔了。每天工作完了總借回一本書，蜷在房裏讀。晚上有空也和同伴談談天。由於年紀關係，我比較地和那兩個徒弟接近些。這接近使我明白了許多事情：那個「白徒弟」年紀才十三歲，父親死掉不久，

是個嬌生慣養的獨生了。本來在一個高小讀着書的，一場喪事後，學校的門對他關閉了。以爲這個行當高尚，就送來做學徒。但那個寡婦媽媽那裏捨得呵，三天兩頭地跑來書店看他，每次總在門洞絮絮地說個沒完。回到房裏。「白徒弟」不是捧了一包點心便是一雙手做的布鞋。沒人比我再羨慕得難捱的了。

「黑徒弟」年紀不大，心胸可不小。他天天夜裏念書念到十二點，（點他自備的洋油燈。）他打算考一個出路遠大的軍官學堂。這個在店裏不得食惠且不爲人理睬的孩子生有一具極結實的身軀，還有一頓挺硬的心。時常在滂沱大雨時，他還是騎了車出門。即使是一封不重要的『函購』覆信，他也必得把它放進信筒裏去才甘心。回來混身都濕透了，也從不知道換換。

天晴時，他身上常發出一種令人不敢接近的氣味，然而我愛那氣味，那是耿直的氣味。時常在他囉嗦的粗大喘氣聲中，我摸到了一個忠誠的靈魂，是那抽水煙袋的人所不配有的。

這些較親切的認識使我同他們成爲契友了。在公事房，他們仍叫我「先生」，私下裏，我們早沒有了那些鳥分別。

在我的校對工作中，有一次我逢到一本薄薄的談社會主義的書，是書店宣傳得很賣力氣的書。每個人心裏都不免有許多朦朧縹緲的思想，那本書爲我的若干這種思想起了名字。由它，我初次懂得了因利害衝突而有的社會階級，和它們中間的角鬥，我特別對罷工發生了興趣。架上正有一本新到的外版論罷工技術的小書，讀着它，月光在我腦裏幌起來了。我有了個

俠士的夢。

一個晚上，我捧出來那本小書。我指了兩個徒弟說，「我們都是「勞工」，我們有權利要求呢。」

於是，一個清早，我們把工作放下手，像是玩捉迷藏似地，偷偷跑出去了。臨走，由我寫下一張條子給老闆：「我們要求，徒弟們不吃剩飯，每禮拜輪流休息一天。」並在「勞工者」下面署上三個人的名字。

溜出書店，我們三個相視而笑了。

「去那裏呢？」我們走出了那黑黑廂房，呼吸到外面清涼空氣時，才互相問着。除了「白徒弟」外，沒有人是有家可歸的。然而胆小的白徒弟又不敢回家。我們雖然對於所做下的事不甚明瞭，但幼時「逃學」的害怕心性

是有的，我們的脊梁爲太陽溫暖地撫摸得有些發癢，我們的眼睛爲門外的車輛行人所吸引住，但隱隱地好像腳底下站得不很穩當。我們匆匆走出街口。

我們沿着大街的甬道走。忘記了油墨，忘記了賬本，我們是倘佯在悠閒中了。據着銀白鬚髯的卜者引起我們的注意，便立在小桌旁，聽他信口論斷着一個遠行者的禍福。走過舊貨攤子我們也蹲下，對那些皇朝纓頂掛珠出神。那時我身邊還帶了幾吊錢，我還請他們看了一陣西洋景，「殺子報」
「春阿氏」看了一片換一片。

直到晌午，我們肚裏都有些空了。然而我們三隻口袋盛的錢還不夠吃飽。只得蹲在一家豆汁攤上，用那酸溜溜的液體裝裝肚皮。一邊吮着豆汁，一

邊想着今天的事。「白徒弟」甚而有些淚汪汪地問：「咱們什麼時候回書店」了。這個給我問得茫然。

傍晚，我們走回書店去聽答覆了。

老闆依然在抽着他的水烟袋，翹着腿坐在台階上，正看着兩個臉孔陌生的夥計在工作着。

我們愕然。

朦朧的敬慕

也許有人比我更怕死，我却不相信有比我再怕看死人的了。走在街上，我從沒有胆子向壽衣舖裏望望；夜半，即使是由很遠很遠地方飄來的僧器或誦經聲，也必害得我用棉被厚厚包起頭來，直像那是什麼符咒一樣。

我曾經見過三位死人，在我的記憶中，他們都將是我永不會忘記的。而且，我應該陳說我例外地不會害怕過：一個黃昏，我的母親死在我的懷抱裏；小學時代，曾排着隊去中央公園社稷堂瞻仰孫如山先生的遺體；最近，在魯迅先生靈前我又擔任了兩天的照料差使。

扶着那面絳色幃幔，職務使我看見了數千副陌生的但是誠篤的臉，一個個腳跟都像墜了鉛球。那麼輕又那麼沉重地向靈堂躡。低垂的頭，低垂的手，低垂的眉眼和心。待踱到中間，冥冥中似有什麼使他們肅然停足了，敬穆和哀悼如一雙按住的手，他們的身子皆極自然地屈下了。然後，嚙了一灘濕濕的眼淚，用手巾堵着嘴，倉促地奔了出來。

最感人的莫如一羣小學生的來弔，而那近三十個小弔客中，我特別留心了衣服襤褸，腿下微跛的一個。脅下夾着的書冊和石板說明了他們是剛剛放學，如今正是回家或在街頭玩耍的時候，然而他們却結伴迢迢跑到了這裏。那個微跛的孩子，一拐一拐地，一直來到靈前。兩隻頗清秀的眼睛直直地凝視着魯迅先生的遺骸。然後，又放下脅下的書冊，深深鞠下躬去。我不信

作了那麼些紀念週，他不知道「三鞠躬」的禮數，然而當我數到第三次以後，他仍向下屈着小小腰身，他一連鞠了七個躬，才紅漲着臉，也紅漲着眼睛，走出靈堂。

如果稍換一個情況，我將忍不住笑出來的，然而我那時是用極大的尊敬替他掀開幃幔，一直目送他走下殯儀館的台階。

那個背影喚起我一點回憶。十多年前一個傍晚，如一切貪愛窗外景色的孩子一樣，四點鐘以後的時間對我變了滋味，換了鮮艷顏色，然而我放下了玩具和玩伴，沿着朱色皇城牆走好長好長一條路，去瞻仰一位「民國創造者」的遺骸。空着的肚皮充滿了的是一半對「死屍」的恐懼。一半對「偉大」的欽仰。我們跨進那座御花園的大門時紫金城角的太陽已向夕

沉落了。我們喘着氣向陌生的大人打聽路線，好容易才攀上了一道高大石階。在花圈花籃的簇擁中，我們看到安息的孫中山先生。

（我記得，當時我的心一點也沒有跳）

我們環着那銅棺走了一個圈子，又躡着脚步走了出來。

抬頭，紫金城角的太陽已經沉落下去了。我似乎打了一個冷戰，然而除了模糊的「偉大」，我並沒摸清死的是什麼人。只是，冥冥中，一種超乎孩子胸膛容量的哀戚或尊敬感覺梗塞在我喉嚨間。我趕不掉它。

歸途，我們放蚌貝洋畫的袋子裏，每人都塞了一袋傳單：有工人發的，大學生發的；有國民黨的，共產黨的，說明孫先生的生平和抱負。（這些我會保留到六年前，直到一個朋友將我寄存的最珍貴的東西，如小學時代的作文

簿全當作爛紙賣掉了。當時我們其實一點不懂，但當孫傳芳亂批三民主義，張作霖滿街捉國民黨時，我却私下藏了一本「孫中山傳」。

偉大的人格也許有一種潛默的力量，這力量在茫然無識的孩子心靈上時常比成人更深刻，更恆久。

我不知道如果魯迅先生這時醒轉過來，他將怎樣熱烈地抱起那個跛的孩子。

破車上

一宗殘舊了的時髦物件永遠是一個動人的故事。你玩過一隻生了鏽的卡字表，或一架五臟翻出，曾經給過年輕時的爸爸多少歡喜的留聲機麼？那都像紅過一陣的老妓，銀白的鬢髮，疲倦的眼神下面，隱隱地却在訴說着一個燦赫的往日。

便在這種心情下，早晨，我們鑽進了一輛破汽車。

我說破，你也許想像不出一輛「汽」車能破到怎樣地步。當初，它儘管一天澆一回水，十天膏一遍漆地那麼驕養着，很威風地停在什麼第一舞台

的門前，侍候着達官貴人。然而車也有暮年。那一樣得慘！一手轉一手地變賣，終於它流落到這麼一個開在鄉下的汽車行裏。再沒有人洗它漆它，也享不着悠閑日子了。天還朦朧亮，就有夥計扇動起馬達，它的心臟跟着笨重的木箱，寬大的褲套，老老少少塞了一個滿，壓得它的腰弓子都吱吱喊叫起來。於是，車開出村莊去了，一天天等待它的都是遙遠而且崎嶇的路。沒有寵眷，沒有吝惜，加索淋裝足，就盡所有馬力開去。途中渴了也只好灌道旁溝溪裏的水。這樣下去，它就更破更殘老了。抬頭，車篷稀疏地透露着灰色的天空如篩子，隔了腳板的隙縫，還可看到輪下鬆軟的土。坐在這樣一輛破車裏，你永遠不會因貪看窗外風景而忘記此身所在，由皮墊裏突出的彈簧會時刻提醒着你。

就是這般破的一輛汽車，在鄉下也還不失爲一件希罕物。看沒有玻璃的車窗外，不是已經密密匝匝圍了一大簇人嗎？天很冷，瑟瑟縮縮，一定凍得他們夠受！然而他們得看個仔細。他們伸長着脖頸，端詳車身，車底，也得看看車裏的我們：那輩子修的造化！

當司機撥轉發動機時，他們更得巴望了。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們真夠寂寞。他們的騾子沈默無語，老牛沈默無語，高粱玉米也永遠規規矩矩地生長着，沒有什麼變化可看。今天可遇到這外洋熱鬧傢伙了。對於他們，這一定是件值得談論許久夢想許久的大事。當馬達發出隆隆的震響時，我在他們臉上看到了原始人好奇的神采。

車移動了，像受了磁石的吸引，圍着車身的人也移動了。一片興奮的嚷

叫也移動了，朝着村東那座寨門。

車的骨架響聲地顫抖起來，灰色的烟由身底噴出，從鼻孔一直惡意地鑽向人的腦髓。

然而他們還是熱心追趕着。老的喘着氣，給扔在後面了，年輕力壯的甩開胳膊，拚命逞能。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個梳了紅繩小辮，臉蛋紅漲得發紫，鼻涕流過了河的孩子。他好像要把我們這輛破車抓回來似地那麼死命追趕着。一邊擡着那可笑的辮子，一邊揚手招呼着跑在後面的同伴。

終於，車歪歪斜斜地衝出了寨門，孩子的影子愈變愈小，臉蛋也愈模糊了。可憐的孩子，他們實在太寂寞，然而這以後不是該更寂寞一點麼？

別了那個蜂窩似的親切而熱鬧的小村鎮，包圍我們四周的，如今是灰

黃色的廣大原野了。冬日的田地，是一片鐵面無慈的荒蕪，在這裏，自然摘掉了它的綠色裝飾，顯露出冷落險巖的真貌來。枯黑的樹枝插在道傍，如薰焦過的珊瑚，時為厲風搖撼得屈折了腰身，尖銳地號叫起來。偶爾有一羣烏鴉在地上尋食，望見我們便呼啦一聲展翅飛去了。鉛灰的天，黑的翅膀，一片吵嚷的咕噪。

我們掖緊了膝頭上那件老羊皮斗篷，互相看看蒙了快一寸厚土的鬼臉，交換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慘笑。

（我們是來探望一位垂暮的老人，我們必須穿過這片為狂風霸佔橫行着的原野。）

對於坐在前面的司機，我們油然起了感意，他那雙圍在機盤上的手，在

不停息地轉動，機警地躲閃着那些土塊。和爲驟車輪子壓成深坑的轍溝，風打擊着他的眼臉，他的顴骨高高突起。爲着前進，他在咬牙了。

車嘶嘶地喘噓着，且屢次啞啞斷了氣。像捶一個老人的腰背，司機狠力搬動腳傍所有的機關，硬逼着這殘老骨架震動起來。氣又續上了。車的心臟又劇烈地悸跳起來。於是，車身又在原野上爬動了，一邊爬一邊喘息。

喘着喘着，突然它又斷了氣，任憑司機怎樣搬動機關，這回它實在不能動彈了。

「他媽的，」司機狠狠踹了一腳，這樣咒咀着跳下車來。

橫霸的風捲着和平的沙土向我們攻襲，沙粒撞着車身刷刷作響。遠處似還有鬼嚎一般的尖聲吹來，鉛灰的雲，彷彿包着一團太陽，黃糊糊地，悽愴

像一隻哭腫了的眼睛。

車夫揭開汽鍋的蓋，呵着氣，滿嘴咒罵着，響動手裏的鉗子了。

望着這陰慘的天，這詭計多端的廣漠原野，這老邁多病的車，誰能舒坦！

——中國簡直就是輛破車，享過好日子，可是……

身邊那個人猛然堵着我的嘴。

——不許說。車破，它可走得動艱難的路。出毛病，等會就修好。反正得走，

它不癱倒，這才是中國。

真地，擺弄一陣，車又顛抖了，而且，隆隆震響了，它繼續爬上那崎嶇的路。

大約晌午時分，我們遠遠望見了一個村鎮。因為是臘月底，村裏已有天

燈挑起，紅的燈籠，由枯樹枝間伸出，如木棉花。

終於，車子馳進了村口，又有好奇的鄉人熱烈地圍追着了。多興奮呵，親熱的同類代替了橫暴的原野的風。

據司機說，這裏離五百戶還有十二里，然而更難走的十二里半日的掙扎，我們已經橫跨了一個縣的領域，如今，我們脚下踏的土地是歸另一頂紗帽掌管了。

當車子喝足了水，人狠狠地嚼了塊鍋貼，將要啓程時，一個着黑色制服的人，氣喘喘地跑來了，他攔住了車，說是巡官要驗。

這真不是件痛快事。然而既然換了紗帽，就免不了多些麻煩。

我們死死地望着那黑制服人來的那個方向，想過一刻，必有一個跨了軍刀的人，雄糾糾地走來，詳細盤問我們一番來路去向。然後，把閃亮的刀由

鞘裏拔出，喝一聲「走！」我們才被放過了關，像舞台上演的那樣。

然而望得我們眼睛全花亂了，也不見這個巡官來。

我着實發了急，我找一個鄉人帶我去警察局。

「事情急，花錢僱汽車是爲快，不然，幹麼不坐轎車呀。」我一路抱怨着，走到一座快坍倒了的衙門樣子的破房前面。由那木牌，我知道這便是警察局了。

「急性的人！」一個巡警迎頭攔住我。「巡官正在穿衣服呢，你們在車裏等一下。」

當然，我氣了。我看着面前這服裝不整的警察，我想起那輛破車。

「檢查什麼？我們又沒犯法！」我厲聲質問他。

「不是檢查，有個弟兄，跟你們搭個腳兒。」

這樣說着，裏面跨院走出來一個穿了件襖襠棉襖的人來，臂上繫了一根白繩，繩的那端是握在同行的一個巡警手裏。囚犯的臉，慘灰得怕人，脅下還挾着一個藍包袱。跟着他的那個巡警，一壁走一壁扣着胸前的紐絆。

「你個沒臉的王八羔子，」他隨走隨罵前面那個囚犯，「什麼你抽不得，你偏抽那要命玩藝！給你戒了一回，你又他媽的犯，沒骨頭！這回玩兒命吧！」

同我說話的那個巡警忙指指他們，叫我跟着走。

我起初還躊躇，等他告我就是這個囚犯「搭腳」時，我只好隨在後面了。

走近車門，那個囚犯一頭就往車廂裏鑽，把那個旅伴嚇得幾乎嚷出來。「你坐在前面吧，」我趕忙攔住了他。他咧開了毫無血色的嘴巴，由兩排黑牙間擠出一聲骷髏般地慘笑。我打了個冷戰。

這時，那個押解他的巡警脆脆地給了他一巴掌。我很抱愧，然而他即刻一聲不響的縮回了腿，走到司機座旁。

自然，司機又該「他媽的」那麼咒罵了，擺出滿臉的嫌棄，然而可喜的是車總算可以開了。經過一番震動，車又衝開人羣，沿着村莊南口那兩行枯樹，重新向着伸入原野的大道爬去了。

雲後面那團黃糊糊的太陽已偏西墮下去了。風可還是那麼號嘯着，在田野上和行旅爲難。我們的車子前巔後伏地搖撼着，爬過一個突起的高崗，

又是一個令人捏一把汗的陷坑。

終於，一陣旋風之後，我們的車迷失了方向。天是黃得怕人，地照得發着慘綠的光。太陽連影子也不見了。整個的原野是為一種古怪的黃雲遮蓋着，沉重，詭秘，似一個中古的噩夢。

這是一種很可怕的景像。不是狼虎，不是強盜，像是天地與我們爲了仇。前面是一道凍了冰的河，車是深深的陷入一道車轍裏，軟軟癱癱，不能自拔。大家只好下來了。閉住嘴，一聲不響地推它。

「媽的，沒路了！」難怪司機煩燥起來。

我們自然不識路，連那個巡警這時也有些摸不清了。

「前面是董家莊，」那個囚犯說話了，聲音很低，眼睛偷偷覷着巡警的

臉，顯然是試着步。然而那地名他却說得很熟。

「離五百戶多遠呀！」司機這時不嫌他了。虧了有他這本地圖。

「五百戶得繞那邊一道木橋，七里半地吧，村外有個新修的土地廟。一看見旗杆就沒錯。」

一個困在荒野的汽車是既無羅盤，又無救星的，我們自然都默默感謝他這指點了。

果然，車繞過一座橋，不久，便看見那灰白牆的小廟了。旗杆上迎風有一道朱紅色的布旗在晚風中招展。

「咱們也進莊一趟吧。」囚犯憑了適才那點功勞，向巡警討着情。

「幹麼呀！」巡警立刻朝他繃起臉來。

「我——我有個寡婦姐姐，我跟她照個面兒，你行行好！」黃昏中我還能辨識出他那哀告的臉。

我剛想開口慫恿巡警做下這點功德事

「走吧，混蛋，誰管你哥哥姐姐的，我擔不起這責任當初你別抽呵！」巡警握緊了手裏的白繩，一點也不答理他。

在離那村口還有半里多地，一個叉道口，他們下車了。那個巡警向我們道聲辛苦，便勒住手裏的白繩，向東走了。那囚犯隨走隨不住地回頭。

「他媽的，到縣城得半夜。」如今司機座位空了，五百戶也到了，他鬆釋地吐了口唾味，望着原野那背影說，「準是吃顆黑棗的貨。」

我們聽了那話，隔了車窗望望白繩一端的那個人，倏忽閃過一道骷髏

影子，心裏溢着一種說不出的難過。

這破車在暮色蒼茫中又駛進了一個鄉村。狗像打掃着喉嚨那麼不息的吠着。一個纏足的小媳婦正站在土房門口，用捲曲的舌音，勒勒勒地在呼着豬兒回圈，空中因而起了一種寒慄的回響。磨盤旁似有一簇紅襖小孩在玩着捉迷藏，看見汽車自然都撲奔過來了。

破車停住了，嘶嘶地喘噓着。我們也迷迷糊糊地走了下來。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上海

雁蕩山（山水通訊）

槐子

一個矛盾的結論

山水的瞻仰也有它迥然不同的方式。錢囊的輕重，天色的晴晦，以及旅伴的多寡生熟，都能變化遊者的心情。

在這兩座名山裏我盤桓了七天，天也就不多不少落了七天雨。我撐着傘登上台州輪船，兼作手杖的傘終於在石門潭折斷了，我又冒着雨搭乘由天台開往杭州的汽車。待車過紹興，遙遙幾乎可以望到北高峯巔時，天放晴

了，車窗外是一片鮮明的藍空。沒有比天再會逗人氣的了，然而你沒法讀古人遊記，說瀑布有丹砂四散。我這是初次見到瀑布，因為天陰，我還沒見到那夢中的顏色。許多形狀奇怪的巖崖，當我走近時，也都爲白茫茫的雲霧蒙蓋起來了。

然而我的美中不足還不止此。

對於「團體旅行」我一向是懷了莫大厭惡的。想想看，立在一派勝景前，你想激情贊嘆一聲造物的瑰奇，環繞你的却儘是陌生的面孔。你寂寞，哽噎，由名勝跳回家人的身邊。聽說海寧觀潮時，看台上的觀衆成千成萬。我擔心人潮早已壓倒了海潮。

然而我這次參與的，正是一個全然陌生的團體，主持人是道路協會。爲

了職務關係，我不能肆意就個人趣味抉擇。我也樂得嘗點異樣味道。但對於團體旅行，就這次的經驗，我得到一個頗矛盾的結論。

這結論不一定妥當，因為它根據的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事實，那是語言的隔膜。

以前，對於團體旅行廣泛的厭惡是不值一駁的。一個人如果還不甘心作一隻蝸牛，生人總得見的。由嶄新的朋友身上，還可以學習得更多一些。

我想學習，甚而交際，然而一天三餐，座上都說着我全然不懂的話。人家朗聲地碰着酒杯，一個人湊句趣，滿屋繚繞起笑聲。

我也笑。想想那該是多麼慘的笑罷。我是笑着自己的狠狠，白瞪着眼，茫然守着人家的豪爽，筷箸該夾些什麼自己也摸不清。待到東西嚥下去後，自

然會哽噎在食管的半途中了。

於是，塞滿了肚裏那窟窿，用筷箸在桌面上平掃掃一遭，算是告了辭，只好獨自廢然踱回床頭，守着一盞洋油燈，聽飯堂裏的笑聲，山谷裏的流水，都是那麼響朗而無止息地向自己夾攻，像是在責罰着我此行的不該。夢本來就是個窄小天地，又爲晝間行旅的喜悅和黃昏時的鄉愁平分了。

由於語言隔膜，許多不愉快的事都無法避免。團體既然不大，關於旅程諸事自不必開會討論，最好的會議廳是在飯桌上。然而當人家盤算着這些事的時候，我却躲在另一角落裏，向那盞洋油燈訴着委屈。日程變更了，也只能模糊的聽說；即使對自己不便，也沒法可想了。

自然，更大的苦痛（這也許是一般團體旅行的一塊致命傷！）還是盡

情欣賞的不容許。各人愛好本難相同，如果同行的人有重遊者，長久的流連尤使人不耐煩。當你忘情於一個稀有景色時，那毫不留情的哨子吹了。這哨子有着絕對的權威，但你也可以任性再望兩眼。只是當你邁步下山時，你的旅伴早已散得杳無蹤跡了。這時，你明白那哨子原來不止是警告，它有如軍隊裏的號角。然而你這覺悟可嫌太晚了，正如由山谷仰望，天色晚了一樣。在落雨的黃昏裏，巉崖更可以施展它嚇人的本領了。你只見四面都是猙獰的怪石，嶮巖嶄絕，直像是要把你壓成一塊薄餅。天不是蒼茫茫，却是黑漆漆；不定那個山洞裏就有一陣隆隆響聲。你以為是打了雷，然而隨着是一片誦經聲。

你即刻想到死去的熟人，想到餒口，甚而『陰曹地府』。隨便你想什麼，

路還是得走。如果身邊有轎夫，你連那幌在黑暗中的幢幢黑影也怕起來了。你怕他放下轎子拔出鋼刀；你更得擔心，萬一他脚下一滑，把你像倒垃圾似的由籐椅上擲到那深不可量的山澗裏。

你儘管怕，你可還得走。怨只怨你輕忽了那聲哨子。然而沒有團體離得開那哨子，只有吹法的不同罷了。

這裏，我擔心爲了個人的一點遭受，破壞起一件極有意義的社會事業。我沒有這惡意。

淺薄的革命家也許怕遊山玩水會誘人隱遯。這是個過慮。相反地，除了洗練心性，使人格氣魄向崇高處憧憬外，瞻仰祖國的山川正足以激發愛護錦繡山河的熱情。西石梁瀑布的石崖上刻着多少古人的題詩，用「白龍」

「縹緲」一類字眼形容着那千丈烟水，寄托着遊人自己出世隱居的情緒。然而那「遊客題辭」本子裏，九一八以後的遊客却多這樣着：

「名山莫被胡兒瞰，

留與勞人卸甲來。」

或：

「但願好山河，

莫入夷人手。」

像近來滬上旅行團屢次舉行的華北之遊，看看大理石的天壇上飄着怎樣的藍天，藍天下面又有着怎樣的局面，我想旅行以外，一定有它不容輕視的「副作用」。

隱匿的罪不應派給山川啊，現實的認識是一個流動的，但是不可拒的力量。

這以外呢，爬山涉水都是最富情趣增康健的運動，自然這個原始的健身房畢竟幽奇，不是能搬到都市來的。一個終日埋首辦公的人，週末月尾如果在這事上出點汗，不須擔心生活習慣上的墮落了。

看作一種公共健康事業，團體旅行簡直是一宗功德。理想的團體旅行應盡力減除個人出門的不便：行程預先排妥，時間經濟而且不致有所遺漏，行李有人負責搬運，車位不必爭擠，語言隔膜必要時也宜有人幫忙，哨子尤其應當吹得近情近理，使它成爲一個招集的符號，不是團員的催命符。

團體旅行的好處在以短促時間遊廣遍地方。但如果時間充裕的話，還

是單人或結熟伴出遊爲宜。欣賞山水畢竟和看電影是兩樁事，驟然而至倉促而去是摸不到什麼的。

不信，我這回看了七條瀑布，到這時，一片片白烟都合股了，我對瀑布有的只是一個近於籠統的印象。

一 南海的春天

雖然嘴裏解嘲着說，天在替我們的瀑布加瓢水，冒着雨登船畢竟不很痛快。碼頭本來就是潮濕地方，在雨中，浮動着那麼些負重的腳伏，在灰雲下面哼哧着，喘噓着，越顯得陰鬱悶人了。

行李放進艙裏後，呼了口悶氣。然後，忘記適才趕船時的狼狽，又悠閑地扶了船欄，向着那陰濕的岸上眺望了。

這時，岸上正有一輛紅綠色的電車，沿了外灘向南跑着由碼頭直到岸上，黑的綢傘疏朗朗地幌動着如一片浮萍。一個老腳伏赤着大腳板，正扛着件行李向船上走。他也許一輩無緣看看別處的風光，却成年在風雨裏爲

遠行人張羅！

一陣鑼聲，甲板上也忙亂起來了。送客的說着最後幾句叮囑，小販落低了貨價，落低了嗓音，用哀乞的面容求客人留他點什麼。難爲他記得那麼周到！仁丹，木梳，通俗小說，甚而針線。轉轉眼珠，他還有更親切的小玩藝。

汽笛在霧濕的天空裏長嘯一聲，船身徐徐移動了。是晚霧呢，還是浦東的煤烟，這時渾黃的江面上正迷漫着一片蒼茫的灰烟，兩岸的景物因而顯得模糊不少，只覺上海如張條案，擺了高低不等的「蜜供」，每座樓都那麼層疊，尖銳，即使有的不甚高，却也掩不住鑽躍的想頭。靠浦東的江邊是一叢泊舟的桅杆，直插入灰灰天際如森林。對稱着「蜜供」大樓的，這邊是高低不齊的烟囪了，襯着暮色，有一片烏黑煤烟，裊裊盤桓。

過礮台灣後，吳淞口的江岸不再窄得使人窒息了，但又荒涼得怕人。水面寬了，兩岸是無涯的綠坪。遠處，天水，脛合得成爲一片閃亮的灰。這時，江面飄着一隻紅浮燈，樣子酷似鷄籠，裏面却有一隻詭祕眼睛，忽亮忽暗，似在同那隻飄浮的烏黑鐵錨作着什麼險惡計謀。兩隻潛水艇淺淺地露出水面，灰的艦身，睜着無數骷髏般的圓黑眼睛。靠岸，一隻起重機伸起巨大胳膊，不知它究竟想捏些什麼。泊在旁邊的是一隻修補着的高船，黑一塊紅一塊，隱約似還有工人在蠕動。

出吳淞口，雨雖斂了跡，夜却擦着洋面向我們這小船襲來。統艙間裏，有患旅愁的乘客拉起二胡來。調子是那樣的淫褻而淒厲，配着浪濤聲，嗚嗚咽咽，解了他一人的旅愁，不將勾起別人另外的憂愁嗎？

次晨，一睜眼，船貼靠定海了。這是舟山羣島叢中的首要大埠，還是鴉片之役後，用香港換回的呢。這地方是爲三面的山叢嚴嚴環抱着，山峯這時正隱在一片灰白晨雲裏。汽笛一叫，四面的山也趁勢喊嚷了一聲。

碼頭上又熙攘了，脚伏，臨時架起爐灶的餛飩担子，和提紅紙蒲包的登岸客人夾在一起，向着岸上湧去。因爲天還早，面河的街上有燈光閃爍着恰如惺忪的睡眠。這面海小鎮是一片白色小樓壘成的，山腰還有一座尖翹屋脊的白牆小廟。海濱泊了幾只乾西瓜皮般的空船。這時早潮未漲，都很寂寞地躺在黃泥灘上，任桅竿頭上的窄長紅旗迎風招展。

一陣軍樂聲吸引了我。碼頭上有三個鼓號手，各把手瑟縮地藏衣袋裏，很不認真地吹打着。

起初，還以為我們竟有運氣同什麼達官貴人同船呢。及後，因為不曾戒嚴，我又猜也許是縣長出巡，然而吹鼓手也不應這般敷衍一個父母官呵！

這樣疑惑着，搭板上發見了一串披麻戴孝的人，前面是一口黑漆棺材。在這種慵懶的吹打中，棺材為幾個人負上了岸。那裏，有一張擺供品的祭桌在等待着哪。隨後，我聽到一陣馨聲，一個披繡花袍的人，揖跪凡三次，一道黃紙表焚化了，還有一串批拍震響的連珠鞭炮，把個小碼頭煊赫得更熱鬧了些。

站在船尾一簇蓆蓆上，我才看見了南海的春天，油汪汪的水，遠看平柔如細網，近處逼視，又有碎波蠕動如滿羅春蠶。天邊的灰雲折折疊疊，詭密似一個魔術師的幔幕。黑的煤烟，打着旋從輪船烟囪裏冒出，擦着早晨冷清的

空氣，刷刷作響，震得桅竿也應聲顫抖起來。環着船尾，幾隻海鷗留戀地正打着盤旋。

船終於開了。立在船尾，我們有機會看見船身壓過的海面，一道滾着白沫的湍流，歷史的遺跡，時代的波動呵。

哦，海鷗還是追蹤來了，一隻隻斜着雪白身子，藏起後腳，飛出諸般美妙姿勢，隨飛還啾啾叫着。我們看着它在天空畫出美麗曲線，又看它使用巧妙而且準確的姿勢捉食海面的魚。萬物各有其生存的本領呵。

這樣飛着，終於它們也疲倦了，就一一落在水上，任浪濤飄浮着。

誰看了飄在水面上的海鷗能不傷心呢？雪白輕盈的翅膀不見了，美麗姿勢不見了，一切超塵的感覺都只有在空中才看得到，這時，還不是一簇

「小鴨子」一羣俗物，那麼貪婪地咀嚼着它們適才的獲得！

文化也僅是一件彩衣，一瞬表演嗎？

走回艙來時，正遇見兩個護船軍人同一個鑲了兩顆金牙身材矮矮的婦人嘻笑，她手裏提了個手絹包。

——你不補票不成快點，叫我省事。

——票補給你，還要票嗎？給你！

（婦人由手絹包裏掏出個雞蛋，遞給那風流的兵。）

——嘻嘻嘻，你個……

婦人被堵在艙角了，笑得直喘氣。

想來這結果一定是兩全的喜劇吧。

由南海飄過，這已是第十次了，然而我沒有見過比這次再親切的南海。現代人讀「鏡花緣」、「魯濱孫飄流記」對於帆船的航行咋舌之外，一定還羨慕不置它遭受了海的殘暴，可也嚐到海的溫柔。它幾乎撫摸到海的每一根汗毛，一向所乘的大海輪，出了吳淞口，三四天功夫，永遠是那片藍色海面。偶爾也許碰到一隻路綫相同的船，也只互相交換一聲呼嘯。這回搭的是小海輪，雖然撫摸不着，總算看到這段海岸的輪廓了。穿過一座座的小島，有時覺得伸手直可摸到那龜裂的石紋，千百年來，海浪在石上沖刷的痕迹。

英國人當年垂涎舟山羣島不是沒理由。看這山套山，島接島，幽曲迤邐，臨不測豁的形勢，即使用來捉迷藏也是很難得的。然而聽說直到現在，舟山、三門灣、象山灣的海防設施仍未動手。這個令我想起首都防禦工作之周

密，幾乎一個丘崗都有了埋伏。然而吳淞口，華中的嘍囉，荒蕪着，而且不知道誰還竟把靠砲台灣車站的一片海岸賣給了日本輪船公司。如今，中國海關的檢閱所反而要向日本人借地。中國事情有多古怪！

當船在島叢間穿行着時，我感覺自己如一幼年生長外方初次回家的孩子。遠遠瞥見一所堂皇院宅，然而走進來，門檻破爛，大門敞着，屏門敞着，獨屋門關得嚴嚴，連自己孩子都不准出入。

這不應是我們的國防罷！

二 浙東春景

黃昏時分，立在甲板上，我們遙遙望到了海門，一片燈火幌出一個濱海的小商埠。

雖然今夜依然得歇在這船上，海行一晝夜，常川往來的茶房都有些毛手毛腳了。我們擦着電筒，儘盼着天晴，好去踩踩燈火下的那片乾土。

船拐過一座聳聳着三座尖塔的山脚，甲板上便嚕嚕地響起一陣鐵索聲。說是海關要檢驗，船竟在離碼頭幾丈遠的水面拋了錨。對於急性的旅客，照例這是一種磨鍊。

船像一隻停了脈的僵屍，不再喘噓，不再叫嘯，只啞啞地泊在那裏，任晚

潮刷刷捲掃着。我們這羣等待檢驗的人，都蜂擁在甲板上，互相無助地呆望着，像是懊悔船不該這麼早進了口。面海的街市這時正有細碎燈光，長長地伸入水裏，把桅竿的黑影照得也抖抖擻擻如叢莽裏的巨蛇。有人說着東山有什麼花園，然而又有好殺風趣的人插嘴說，檢驗完了辰光，園門早閉上了。於是，那花園對我們愈顯得可愛，而檢驗員隨之也愈可恨了。

是在這種憤恨的眼神下，水面出現了一條黑黝黝的影子，嘎悠悠地向着我們的船身移近，一隻船板上載着三個穿制服的人。像是賭賽光度的強弱，三隻電筒如冒火的魔眼，穿過黑空，對着我們接連探照。

經過一番盤查後，船終於又還了陽，心臟微微悸跳了。然而却像匍匐在戰壕裏重傷的兵，喘噓着，勉強爬近碼頭。

我們七個夜遊郎，各揣了電筒，和一顆好奇的心，全副雨裝地跳上了岸。雨這時停了，路溜滑不堪，轉過一個棧房，我們便走到了街心。

對於由上海來的遊客，水月燈是多麼像小家碧玉的簪飾呵，然而它却把個濕漉漉的小商埠照得那麼銀亮，那麼繁華。燈下陳設着天台山黃澄澄的小橘子，顏色鮮明的愛國布，木匠店裏辛勤的學徒還趁着那點光亮油漆着紅木馬桶。

然而可偏不得頭！街是銀亮的，小巷却黑得怕人。我們有些生氣這小商埠對於「光」的不平衡的發展了。

其實，整個世界，那裏不是大街銀亮，小巷漆黑的呢？

我們走着。雖然是座全然陌生的城，由於人多，胆子來得也壯。終於，我們

走進一家座落十字路口一角的「四海春」酒館，臨窗，啜一杯黃酒，聽窗下敲過清脆的竹梆子。

這一夜，我們是睡在一隻靜止的船裏。

天明，我鑽出艙來，立在甲板上伸着懶腰。昨夜小商埠的神祕裝飾不見了，這時才看見沙灘上有一簇小船，船頭晾着一面面黑色的漁網。灰色的天覆蓋在小鎮上面，一隻悠閑的鷹，正環着那方天空打着盤旋。它像是在試着翅膀翔空的氣力，扇動一下，它便儘很自在地飄浮着。

捆好行李，我們又全副雨裝上了岸。

再會吧，南海。想到這一去，天交晌午便能到雁蕩，真是太興奮了。

趕汽車站還得穿過街心。街上除了賣力氣的，這時沒有了擁擠的閑人。

我們又走到那家四海春了。這時，店前擺的儘是油條，腐乳担子，許多短打扮的朋友在照顧，我們也蹲在石階上，先填填肚皮。

吃得飽飽地，我們沿着海濱，走到汽車站。

看看地圖，由海門到杭州，我們的行程恰似一條貪婪的蚯蚓，它剛好斜斜鑽穿繁榮所在山川秀美的浙東。當車由那緊貼海濱的車站開出時，那條蚯蚓的腦袋在鑽動了，我們也開始向車窗外巴望。

窗外正是一片浙東農村的春景。公路旁是一道小溪，它穿過竹林，穿過稻田，還流向一座水磨房。磨房裏隱隱飛出一種細微的呻吟。幾隻閑適的鴨子，這時正昂着細長頸頸，浮在小溪上散步。稻田裏有戴着笠帽的農夫，屈了腰身在插秧，軟灘的泥漫過了脛。笨大的水牯也陪在主人身邊，低垂了粗壯

頸頸在尋食。

車在路橋站停下了。這是一個丁字交叉點，往北去黃岩，南至雁蕩永嘉，才跑出十幾里，我們便被丟在冷清清的草棚下，說是要換另外一輛車。

站得實在不耐煩了，忽然記起草棚外還有一片春天，爲什麼呆呆地守在那裏呢？於是，就隨同一位胖胖旅伴，走到公路緊旁的一座小村莊。

天陰得沈沈的，一灘白茫茫的雲彩罩住了隱約的遠山。楓江蜿蜒地環着這小村莊爬，把四面田野浸得盡成綠色。這時，稻田裏正有一個農夫趕着一隻大水牛。泥水吞吃着笨重的牛蹄，農夫的腿，也吞吃着那拖在後面的鐵犁。生活像泥河一樣流呵，人喘着氣，水牛頸下的軟皮顫動着，鐵犁滑過處，泥水濺起星點，便裂開一道深陷的溝。

這小河不但灌溉了稻田，它還繞進村裏，印出一片垂柳小樓的倒影，朦朧朧直像一個夢。小樓頂上爬着一排排的黑瓦，瓦上飄着一片炊烟，尖尖樓角下晒着花花褲襖。時有蔓生植物爬過了竹籬，向着小河探頭。一個提着竹編魚簍的人，耍着手裏的釣竿，打着尖銳呼哨，由木板橋蹣跚踱過。忒兒一聲，驚起竹林一隻野禽。它展開美麗的翅膀，拍打着清早的空氣，啾啾叫着，飛向別處去了。

這時，那個胖胖旅伴遠遠喊嚷了我趕緊又沿了溪畔，跑回那座草棚。草棚下，旅客們正在抱怨着哪，有人甚而要向路局交涉，爲什麼坐加士淋車來的，如今却換乘木炭車。行路圖和氣的旅客就勸解着，說交涉也沒有用處，木炭車慢點也湊合了。

終於，那輛木炭車在許多隻鄙夷的眼睛下，由車房裏開出了。然而車門開後，那些鄙夷它的，却搶先鑽了進去，用籃子，用包袱，甚而大腿，把地位佔得寬寬的。

木炭車我還是在展覽會裏見到的，這是初次試乘。我奈不住一種好奇和親切滲混的感覺。我跳下車去，輕手撫摸一番車身。它笨重，比起「福特」「別爾克」來，它還醜陋如村婆。然而想起它是我們自造的，一切它的笨重醜陋又都成爲可愛的了。

我守着那車，儻如升爐灶般地往那大鐵筒裏傾倒炭塊，然後，他伏下身去搖動鐵筒下面那隻小輪柄了。

「就要開嘍！」司機一面催我上車，一面安慰着車裏那些不耐煩的乘

客。

我鑽進車去，然而那小輪柄還是搖着，一種單調得煩人的聲音繼續響着。

「換車，換車，」反對木炭車的人又趁勢鼓動了。

「開都開不出去，路上保你拋錨。」

另外又有個愛國心重的人主張這既是國貨，應當給它試驗的機會。看樣子這也許是什麼海關的職員，他嘴裏很熱稔地背誦出每年汽油進口的數目。我記不得了，然而還想得起那數目大得駭人。

「國貨買也得有用呵，」那位國貨悲觀者不服氣，「看這車是國貨，它開不動——」

正說着，我們的車作了一聲吼嘯，很吃力地向前開動了。響聲雖然大了些，却也載着二十多個忘恩負義的乘客，駛上伸入稻田的公路了。兩邊水汪汪的稻田裏，印着絳紫的雲山倒影。

那個國貨悲觀者噤口無言了。他不屑地掉過頭去，好像車窗外那片無垠的綠色都顯得可厭了。

我心裏却藏滿了驕傲。這隻笨重的可是已出的醜陋傢伙居然顯起身手了，它的四周都蕩起仲春的烟塵。

忽然，車的響聲變啞了。司機的手有些忙亂了。終於，車嘎然停住，司機跳下了車。

「看，是不是得拋錨！」那個國貨悲觀者趁勢證實着自己的預言了。然

而還是太快了些，因為車經過司機一番巧妙搬動又恢復了隆隆震響。

一路上，我默默分析着同車人對國貨的態度：淡漠的，熱情的，反對的，然而為國貨本身想，它不應長久寄生在國人的同情下，一件代替洋貨的東西發明出來還不夠，得使這東西逐漸趕上洋貨的精細堅固，它必須繁興在國人的堅定信仰上，使人們驕傲國貨本身的價值。看看內地公路的發達，木炭汽車實在有它廣遠的前途，希望發明者珍貴這前途，繼續研究它，改善它，推廣它，使它在實質上取得汽油車優越的地位和信仰。

像是幫我們賭一口氣，這車安然無恙地把我們載到澤國。

下了車，我再回顧這笨重傢伙。它氣得渾身發着抖，它醜陋，却是倔強地，有骨氣地醜陋呵。

三 雁蕩的序幕

臨到名山山脚前，是擺架子呢，還是爲了肅正香客們的心情，路已不再恁般平坦了。

橫在我們視線極端的，沒有了那齊剪的地平線，却是一重重嵯峨的「關山」。當我們的車由小溫嶺的山根盤向頂巔的途中，那直是做了一場又驚又險的噩夢。向兩旁車窗外探首，等待着你的永是壁立千仞的峭崖，縮頭看看前面，嶙峋的山坡上爬着一條曲折如蛇，旋轉如螺的公路。汽車鳴鳴震響着，奔馳着，如一匹憤怒了的巨獸。遇到拐角處，「夢」中人時常要脫口喊嚷出來：

「司機，司機，慢點開呀！」

然而這嚷叫早爲馬達的嗚嗚聲吞蝕了。喊的人只好無助地向車窗外看，愈是怕愈看呵！

窗外，田野阡陌的盡處，是一片白亮亮的「湖霧」，湖心似還泊着一隻帆船，細小有如一根孤生的蘆葦。和平的湖水閃爍着它那份澄靜舒坦，似乎是安排來鎮甯乘客們的心情的。遠方的湖水冲散了不少車裏的恐怖。

像是結束了一口悠長的嘆息，我們的車跨過了小溫嶺。車身的震響輕輕了，我們的夢也醒了。然而抬頭望望那始終警醒着的司機，那堅毅勇敢的背影，一種感激欽服的心情油然而出。

可是回首看看那如蛇如螺的艱苦工程，更應感激的不還有當日築路

的民伕嗎，用他們的臂膀，擊出這樣嶮巖迴旋如夢境的路。便是在這樣陰雨連綿的季節，也還那樣堅固坦平。

車行到白溪，一隻運載汽車的擺渡已在佇候着哪。

這以後，我們便投入了雁蕩的懷抱。

不須指點，突然你會覺得周圍變了樣。一路上儘管經過十八座山，高的，有險的也有，然而一個平凡的「山」的觀念你脫不掉。但到了雁蕩，置身於那幽奇渾龐的境界，你將不斷地問着自己：這是那裏呀，這麼古怪，這麼怕人！

汽車停在山口，那裏離我們的宿處還有五六里地。

正像一齣古典劇的序幕，這五六里地沿途的佈置把我們整個地引入另一種莊嚴境地也。正像序幕，雁蕩的許多重要角色都閃出個側影。它不要

你洞悉，却要你洗刷爲銅銹油膩淤塞住的心靈，忘掉沿途的辛苦，準備一具容得下瀑布山影的胸膛。

首先，你得驚訝山到了這裏竟全然變了色，蒼黑裏透着絳紫。平時看見山你還忘不了民生大計。你怪一座不毛之山植樹太少，你划算一座山可以開作幾塊田，土質適宜種蕎麥還是桃杏。一句話，你盤算山，支配山，你是山的主人。到這裏，山却成爲你的主人了。

埋伏在四周的，那有一塊馴順傢伙呀！有的像一隻由天上擊下來的巨拳，握得那樣牢，似有無限重力蟠結在拳心。擊下來倒也罷，它偏懸在半空，叫你承受那被擊的疼痛感覺。迎面，轟入天空的，是一隻拱起的臂肘，上面長滿了積年的疤痕。臂肘旁邊，不知誰在長長伸着兩隻秀細拇指（雙俠峯）及

至你一遍視，手指下面還睜了一雙骷髏般深陷的黑眼（老虎洞）對你眈眈怒視。左邊又出現了一面斬絕的障壁（雲霞障）削下，齊剪，上面依稀佈滿了斑斕的朱霞。這一切，都像伏臥着的巨獸，巉巖上還垂垂落着這巨獸的唾涎，有的地方還是懸空散下，如簷前細雨，土人叫做雪花天。

沿着一道小溪，我們到達了旅社。門前，已經有多少橫着竹桿的轎夫在蜂擁守候着了。

一頓異香的午飯後，我們各拄了根棍子，齊向靈巖拔步。

四 永瓊滾流着

流入那個大合奏

靈巖寺算不得一座大廟，藏在無數怪狀的峯巒中，它却動用了宇宙的奇蹟，擺出一個極偉大的排場。

立在寺背後的是錦屏嶂，嶂下是一片疏朗蒼蒼的竹林。對於沒緣分見過海市蜃樓的我，真不知那嶂石裏面究竟還存在着怎樣一個幻想的世界。在那斑駁的黑影中，你可以清晰而又恍惚地辨出門窗亭樓來，沒有「真」的清楚，却比真的景色還更使你起遐遠的懷思。

直像哼哈二將，只是體魄更要碩大多少倍，矗立在寺前的是南天門（

又名白雲崗，左展旗峯，右大獅巖，巖上便是拔地而起，不着寸土的天柱峯。這座矗立雲表，高可百二十五丈的巨巖，如果仔細端詳，周身還有着稜角，宛若一塊頂天立地的晶石。

天陰着。我們在寺殿前喝着雲霧茶，僧人便揮着長長衣袖，指點給我們，那酷似一個善女人剪影的是『側面觀音』，兩峯並立的是『雙鸞峯』，細圓直起如古墓華表的是『卓筆峯』，兩峯連起如一本展開的書冊是『捲圖峯』，真是重疊競舉，形成一座壯觀的山城。

在這些驚人胆魄的龐大傢伙之間，還夾着些以細琢巧雕惹人注視的『金鳥』、『玉兔』、『美女梳粧』，它們那種奇秀的姿態，恰好調合了四周訖危逼人的氣勢。

靈巖這小廟，便爲這些奇峯怪巒重重圍起，自成一個小世界，蔽日遮天，一個荒僻幽暗，但是堅固險峻的山谷。

我們走出寺的後門，沿了竹溪幽徑，訪問靈巖另一奇蹟了。

拐過一塊巨巖，我們爲一種爽亮浩大的響聲所驚駭，在幽暗的山谷裏，發出隆大的迴響。我們低頭尋找，還以爲溪澗突然發了狂，可冤枉了那清澈照底的小溪，它依然冲刷着大小卵石，捲着凋落的竹葉，琤琤吟唱，緩緩向山下流着。

那響聲越來越隆大了。漸漸地，深谷裏的寒風夾着雨星向我們撲打。天陰，可還沒落雨呀！當我們一面向前探着脚步，一面心下揣了不少疑懼猜測着的時候，突然一道由半山垂落下來的白光出現在我們眼前了。

「小龍湫！」有人這樣喊。

呵，瀑布夢了多少年，今天我有福氣看到了。我不甘心遙遙望看。鍍滿青苔的亂石是滿滑的，然而我可以爬。

想想看吧，四面高峯把這直聳的山谷形成一個深井，陰闇森凜，而且使人由心裏冷得發抖。一個活了許多年却初次看到瀑布的人，懷了一種執着的瘋癲，在這井底如一隻幼蛙那樣爬——

終於，我爬到了小龍湫的脚前。我仰頭，由那石縫進出的是一股雪白怒泉，滾滾瀉下，待瀉到半途，怒氣消解，却又散爲細碎銀珠，抖抖撒撒，飄落而下。紛亂的銀珠擊在湫下亂石上，迸得更細碎，更紛亂，終於還得落在潭溪裏，凝成更閃亮的潔白顏色，隨注滾下，竄過亂石隙縫，混入那和平的澗溪了。

我滿心想看準一顆水珠，逼視它，追蹤它，然而千古以來，這白光永是那麼迅疾，不息地抖擻着，垂落着，我這想頭顯然得落空。我不怪它，不怪自己，只嘆息生命的浩蕩：滾流出來，抖擻着，垂落着，迸得更細碎，更紛亂，終於覩入那個偉大的合奏。

永遠滾流着，流入那個大合奏——

我是多麼捨不得離開這白色奇蹟呵，然而同行的朋友用「還有更大的哪」誘我「鬆眼」了。隨了團體，沿着那琤琤琮琮的大合奏（如今，知道了它那偉壯銀亮的來源，我對這小小澗溪肅然起敬了。）又返回靈巖寺。

說是「採石斛」表演還沒準備好，我們又爬山去看「龍鼻水」。雨後的山路異常滯滑，然而仰頭，那座山洞裏却逼真地伏着一條細長多鱗的龍。

身，鼻水淋漓垂下。我們扶着那段鐵纜，喘噓地爬，在牌位後面，還看見一隻『龍爪』，作為頭部的那塊奇石，據說許多年前已爲人砍掉了。

站在洞口，我們發見天柱峯的半腰幌着一個人影，巖頂還似乎有人在喊嚷着，山谷裏發出一種細微隱約的回響。

我有些莫名其妙。當我發見峯腰那小小人影是掛在由巖上垂下的一細繩上時，我赫得幾乎嚷了出來。

『二十塊錢，賣一條活命！』旁邊有人這樣嘆息着。

團體的首領招呼我們看山民的繩繩表演，並說明這還不是爲我們做的。我們有更精采的『節目』！

更精彩，是不是把這個活人由半空摔個粉碎呢？我幾乎不能再看一眼，

如一隻困在蛛網上的小昆蟲，懸在那裏，喘着腿，嚷着。

我們回到靈巖寺。僧人早在殿前放好躺椅，桌上盞碗裏已泡好雲霧茶，還有一碟碟瓜子。

擦完一把滾熱手帕，忽然，我發覺天柱峯和展旅峯頂之間繫起一根繩，細小隱微有如遠天的風箏。

我仰頭張望着，正奇怪誰有這胆量爬到那「天柱」頂尖去繫這繩子呢，突然，空中又起了一陣細弱的喊嚷。這時，我才看到這聳拔峭巖的崖角，蠕動着幾個人影，直像是一片片爲風吹動搖撼着的樹葉。

於是，我們的節目臨到了。

「節目」是怎樣一個不符事實的名詞，這是生命的把戲呵！我幾乎不

願再想像那蝙蝠的黑影，因為那原是個人，却微小得像蝙蝠，四肢伸張掙扎得也像一隻蝙蝠。

然而爲了摹想那峯巔那高度，你還得記住這是隻小蝙蝠。一聲吶喊，這細小黑影由天柱峯尖滑下來了，滑到那細繩上，懸空掛起，而且，向對面山峯蠕動着了。

（這時，我才明白這「節目」是由天柱峯沿了那細繩爬到展旗峯尖，不說那高險，這口氣力也近於不可信了！）

然而那小小黑影這時離天柱峯又遠了些。天陰得那樣慘灰，襯托着這在空中掙扎的小生物。揮動在灰天裏的四肢幾乎連成黑黑一團，由那緩慢的蠕動，我幾乎可以聽到他的喘息，看到他筋骨的痠攣。也許他沒心去

『假使——』了，然而他的心就能不蹦跳嗎？

蹦跳的却是我的心。

爬出十幾丈遠，那黑影還「表演」哪。他在那根細繩上翻跟斗，側身作安寢狀，更駭人的是他踮躑着他的脚了。我雖看不見那繩子巍巍顫動，却感到半空墜落下來的好碎。

他又拳起雙腿，向細繩中腰移近。爬着，還順手擲下一些似紙似葉的碎片。那碎片還留戀地陪着他在半空盤桓一陣，隨後向下飄落，不知什麼時候才墜到地面。

那隻小小蝙蝠這時攀到細繩中腰了。像生在青瓏臉龐上的一顆黑痣，灰灰天空停留了這麼一個黑影。我以為他疲倦了呢，他却還向我們嚷着。

僧人唯恐我們聽不清，告訴我們空中那個人問「拍照不拍？」他想得多周到呵！

他又翻起勛斗來了，並且他點放炮竹，訇地一聲，山谷裏發出炸裂的返響。他放一隻，還向我們友誼地拉一下手。

連響幾聲，他又有了新主意。他懸空假裝憩坐勢，還用極安閑的姿勢吸着烟捲。他是用擺出的閑逸來陪伴安坐在地面上觀者的真實閑逸呵。

在另外事情上，我們的國家不是也喜好做這樣的表演嗎？

過後，他又唱一陣似乎軍歌一類的調子，聲音細微遼遠得不易聽清。然而不吉利呵，我即刻想到了葬歌，甚而赴刑場途中囚犯的狂歌，也是那麼硬使用人工胆量鎮壓一種極端危險的情景，他外表做得愈安閑豪爽，觀者的

痛苦也愈深重呵。

擺弄了一陣，突然，空中發出一陣連續的響聲。他把一掛鞭炮繫在繩上，燃放了鞭炮愈響愈短，誰能想像一個「假使」呢？

爲了取悅地面上磕着瓜子的觀者，他直是把生死當成兩顆石球，抓在手裏，遞擲着，戲耍着，永遠留在二者的邊沿上。

好容易，他滑近展旗峯了。我眼看他一把把抓到繩端，看他抽住崖角……
棵松樹，我才長長喘出一口氣來。

三十分鐘，時間像是在我神經上碾了一場磨，我頭痛，眩暈，我倒首像是才由半空落下，腦際縈繞着刺骨的搖幌的回憶

我們在山脚等着，等着，終於看到這位英雄了，一腦袋疤痕，一臉的淡漠

笑容，腰間負着一個鐵絲繩的圈圈，肩上背着一束繩子。二十多歲，短打扮，滿身是栗色的健實肌肉。告訴我他名字叫萬爲才，又指指身旁一個吧噠着烟袋沉默無言的老人，說是他的師傅周如立。還說這兩峯的高度和距離有人測量過，都是一百二十五丈零五尺。

歸途，山道上迎頭走來一個不到十歲的幼童，肩上也背了那麼一束繩子。問問他，說是才拜師傅的小徒弟。

也是永遠滾流着，流入那個大合奏呵！

五 靈峯道上

天地大手筆

天色近晚，谷裏空濛如霧，一種冥冥的白烟由地上騰起，向着峯頂凝集。且有一股猙獰的烏雲，四下散開，山雨眼看將要撲來。

面着那低壓下來詭計多端的重雲，心中不是沒有害怕。然而我們人多，誰也不甘担当那破膽的汗名。終於，還是全副雨裝，各個懷揣電筒，邁出了旅社的門檻，沿着那澗溪東進。

走過響巖，一位旅伴抱了塊山石，涉着溪流，去敲那巨巖一下。直好像巨巖發了怒，小小的山石竟擊迸出隆大的聲響。

我們走過許多古怪山峯：將軍抱印，朝天鯉，聽詩叟，睡猴，臥蠶，道旁有雁蕩山管理委員會栽好的箭頭，指明那「名堂」的方向，但是到現在，我還記得起形狀的却只剩那老猴披衣了。

出了淨名寺，我們便踏上諸峯的夾縫，矗立在我們左右的盡是盤踞起伏，層累峻峭的峯巒：蓮房，金鼎，蝙蝠，玉杵，把陰沈沈的天遮得更晦暗更低壓了，而且，遮得只剩那麼小小一塊山坡上遍滿了桐樹，粉色的花，襯着蒼黑的巖石。

轉過帽盒峯，忽然，我們頭上那塊灰天更暗了，而且變成了窄長，這是那裏呵？壁立在我們左右的是兩座連天拔地，屹立無比的巖巖，黝黑，斬齊，聳拔，直像是造物一斧劈成的兩道巨牆，好個天地大手筆呵。

山 蕩 雁

夾在這蔽天的巨牆中，仰頭望望那嶢嶢的峯頭，忽然憶起屠格涅夫散文詩裏那篇 *Two Peaks* 雙峯的對話來了。誰敢保這些碩大古怪傢伙不在恥笑着我們這羣萬物之靈呢！

忽然，同行有人發現這巨牆的名字了。還得謝謝那箭頭，我們知道它叫『鐵城陣』。多堅實的名字呵，可惜愛好藝術過火的管理人，指示牌上竟是用藍紅綠三色油漆寫成的美術字！鐵城陣自身對於美術字可真是個活諷刺。

深山裏的洞窟最引人起原始的懷緬。我們躡手躡脚地走進維摩洞，幽深，僻靜，心裏默默翻騰着一部上古史。

中折瀑的地勢有點像一隻大甕，四面爲參差巖石所環抱，甕口還有灰

暗雲霧蒙蒙蓋着，瀑布不算大，壺口距壺底却極高，下有碎石小潭。瀑布傾注瀉下，隆隆震出一種鬱悶渾圓的響聲，至爲怕人。這時瀑布又爲壺口外面的風吹得忽東忽西，飄搖不止，直像是逞顯着它飄忽無定的本領。

歸途，山雨終於趕到，摸着黑，我們的文明電筒權充作原始的火炬了。

次晨，去散水巖的道上，轉過玲瓏巖，沿着鳴玉溪前行。橫在天邊的是一簇怪狀剪影，嵯峨環列，直像吶呼一聲截住我們的去路。有的拔地而起如幼筍（臘燭峯）頂尖處還安着個朝天龜。除了蒼黑幽峻的五老峯，造物在這裏施展的不是它的壯烈了，它顯示出一個細心雕刻家的手藝。在這叢起伏的岡巒上，看它費多大心計，『駝鳥峯』、『寶印峯』、『金鷄峯』、『伏虎峯』、『犀牛望月』。名堂雖是土人起的，那古怪形狀也太逼人起實物的聯

想了。

由此跨過謝公嶺便是去石門潭的路。這座紀念謝康樂曾攀登過的名山，本身是沒有什麼希罕的。但爬到山尖，下眺山脚田野阡陌，黑綠相間，真是一幅別出心裁的圖案畫。

越過山脊，「老僧拜石」的遠影漸漸出現在眼前了。雁蕩許多「象形的」山名我都不服氣，單獨「老猴披衣」和這老僧的形狀，真酷似一尊石膏模型，誰個大手掌拿一座高山做泥團，捏得這麼唯妙唯肖呵！

下了謝公嶺，隱在一片茁茂竹林裏的是東石梁。在這裏，自然又以建築師的魂靈接納我們了。洞幽深而且陰冷，巖縫霧霖滴水上面築有三層樓閣，突出洞外，石梁便蜿蜒橫在洞口，如一巨蟒。

我們鼓氣登上最高一層樓閣。廿隻厚脚東東地踩着單薄的木梯，那聲音是夠宏大的，更何況好事的旅伴又把銅磬和木魚一齊敲打起來呢！敲得黑黑洞窟裏，那位菩薩的金身像是也驚慌得閃了亮。善良女人型的臉上似乎溢出笑容來了。一對陳舊的燈籠，一串罩滿積年塵埃的銀紙元寶，搖幌在我頭上如巫婆。嗅着那濃烈的檀香，承受着巖縫滴落下的沁涼水珠，幼時許多回憶夾着那惡作劇的淅聲向我接連襲來了。

去石門潭要走很遠的路，而且沿途盡是狹窄的田塍，滿泥不堪。然而一走到大荆溪畔，便覺得這段路是值得跋涉的了。

正如我不懂得爲什麼有的山是一堆土，肥如一口母猪，有的却一身嶙峋怪石，崇高傲慢，我也爲了流水的顏色而納悶了。不能說是天空的反映，壓

在我們頭上的明明是萬頃灰天，疏疏朗朗地嵌着些碎朵白雲。然而橫在我們腳前的却是那麼清澈，那麼蔚藍的水，清澈到看得見溪底石卵隙縫的水藻。兩岸綠楓枝上晒着一束束金黃的麥梗。這時，一隻竹排由上游浮來，順流的水拖着小小竹排，排上的漁人閑怡地坐在一隻小板凳上補着漁網，水上印出一幅流動的鮮明圖畫。

我們登上靠岸的一隻擺渡，那老渡戶一搖搖地把我們載到對岸的石灘上。受過山洪沖刷的石卵在我們腳下擠出細碎笑聲。

方才那道溪水繞過石灘，終於為兩座壁立的巖崖夾起來了，湫窄，堅牢，果然是座石門。我們爬到左邊那面崖角，下望石門潭，澄爽碧藍如晴空，只有夢裏才會有的顏色呀！摹想在滿天星斗的夜間，由崖角躍下，豁然一聲，墜入

這青潭，冒了一個藍色水泡，即刻爲疾流捲去，真是太精於墜地風水的人了。這正是雁蕩山人蔣叔南君的死。聽本地人說他修橋補路，管教了山川，却沒管教成膝下的兒子。

我們原路折回，趕到靈峯禪寺飽吃一頓。

聽名字，靈峯禪寺照理應是座古舊的廟宇，然而這四個隱世的字是寫在一座潔白整齊如一學生宿舍的樓門上，橫排在上下兩層樓的都是單間臥室，遠望近觀都沒有廟寺的氣象。同行的人戲呼爲『靈峯新邨』，實很恰當。

其實，雁蕩對遊客的方便正在此。不論走到那座名勝，都有出家人的地主招待，像西石梁的尼道，散水岩的和尚。在天台方廣寺，方丈儼然是一位大

旅館的招待員，擺好飯，還坐下同你談天。你不吃飯，茶點即刻端上來了。你貪玩，房間裏床舖設備一切都現成。窄小的觀音洞裏竟高高壘起九層樓房，地勢設備都如旅館一般各分等級，有一層還似專為接待旅行的團體，一房可容十數人。不同於旅館的是食宿都沒定價，走時任意「佈施」。

為繁榮雁蕩，便利遊客想，這辦法再好沒有。然而你不可扯到僧侶超塵的尊嚴上。連有美金補助的青年會不是還兼營餐宿副業嗎？宗教也需要財源的支持。然而更合理的辦法還是和青年會一樣開明價錢，把報價和布施分開，定可省出家人許多世俗口舌。

觀音洞是夾在兩崖的掌縫裏，遠望細窄幾容不下一人腰身，攀上石蹬，才知道洞裏赫然藏着九層樓閣，依巖勢築起，由洞縫外望，諸峯拱立，天地

覽無餘。

我們走過那些寄宿舍，登上最高一層的佛堂。縫巖也滴着水，觀音金身端然坐在巨龕裏。積年的蠟燭，滴滿了燭油。我們喝着小沙彌泡的清茶，讀着壁上萬歷年間的碑文。不知誰在佛前皮鼓上輕拍了一掌，即刻洞裏震起一種隆隆如雷的響聲。

出洞之前，有人在洞口崖石上發見了一面土地岩，迎着洞外天色側看，儼然是一尊天然就洞石雕成的土地爺。正面看去，却和別處一般凹凸突陷，看不出有一點稜角形象來。

在北斗洞裏看了一些拓墨，下山時天色已近暮。立在果盒橋畔對靈峯重新回顧一眼，怪峯森峭，清流激湍，真是天下壯觀。

六 銀白色的狂類

一個學得可以坦然坐在黃包車上，習慣於這種東洋代步的人，乍乘起山轎來，良心上多少還得受點傷感性的鞭笞吧。天落着雨，山道是恁般崎嶇，坐在那爲油布嚴嚴圍起的籐椅上，你不須睜眼，那竹槓咯吱咯吱的顛響，後邊那轎伏呼呼的喘噓聲便夠你受用的了。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兒時的搖籃，仰頭一躺，悠悠擺擺，耳邊竹槓還哼着低微的眠歌。然而眼前那乳娘的肩膀，却已磨出一塊塊紫黑疤印了，臂上青筋突出，脚像鐵爪那樣抓着狡猾的亂石，雙手緊緊把着槓頭，低垂了重壓的脖頸，搖着颯着，爲了一個有山水癖却無心肝的嬰兒。

我們一行十乘轎子，嘎悠嘎悠地沿着山谷裏一片金黃麥隴西進靈巖。諸峯這時多浸在白茫茫的雲霧裏。山坡上開滿野杜鵑，栗鼠夾着濕漉漉的尾巴，在那嫣紅小花叢中竄跳。松心向上翹立如朱紅臘燭，松針上垂掛着一顆顆晶瑩的雨珠。山婦赤腿站在道旁澗溪裏，採着溪畔山茶樹上的殘葉。竹林裏是一叢苗條的身腰，蠶豆花向我們扮出一朵朵丑角的鬼臉。這時天空還有一隻鷓鴣穩莊莊地打着盤旋，像是沉吟，又像是尋覓着什麼遺失在天空的物件。

走過下靈巖村，遠遠跑來一簇婦人，有的懷裏還奶着一個小的，有的手邊攜着一個十來歲的，個個都舉着隻小簍包，撲向轎夫中的一個，把簍包塞進籐椅下面，還絮絮地叮囑許多話。

這時，一個才十二三歲的孩子，抓着前面一頂轎子的竹槓，滿臉不甘心的神氣。

「混蛋，給我滾回去！我用得着你！」話我沒聽很清，我巴着轎沿，却看見趕這小孩子回家的是一個年紀總在五十開外的老轎夫。

孩子樣子像是很堅決，他回過頭來求着他媽。

終於，還是等得不耐煩的轎夫們插嘴了，這小轎夫便在一種優勢下被允許跟在那老轎夫後面。一路上，遇到高陡山坡，他都搶着用自己的小肩膀分擔他老爸爸的重負。

嘎悠着，喘噓着，遇到一座名峯時，轎夫還得騰出隻顛微微的手指，聲嘎氣竭地告訴你：

「上山老鼠下山貓，這是童子峯，這是一帆峯，哪看，那個像夾起來的是剪刀峯，旁邊是五指峯，那塊是老鷹——」

職業訓練他，一路上累得快斷了氣，爲了侍候客人，得不斷地這樣指指點點

嘎悠悠，嘎悠悠，轎子登上高陡的山路了。沒有了交談，沒有了指點，只聽竹槓咯吱地響着，（像在咬着牙關）轎夫呼哧地喘着，哼着。到山角拐灣處，走在最前邊那個轎夫用沉痛的聲音警告一聲，像接力賽跑一樣，那聲音即刻依次轉遞下來，山谷裏便起了一陣連續的回響——生活的怨氣呵！

好容易，爬到了馬鞍山巔。哎喲一聲，轎子在征道亭下落地了。喘着，汗淋

着他還伸，手攙扶藤椅上有福氣的客人。

當轎夫倚着崖石，抹着額角汗水，繫結腳下草鞋的繩絆時，我們對着氾濫在觀音峯巔的雲海出神了。

幼時我常納悶天下雲彩是不是萬家炊烟凝集而成的呢，如今，立在和雲彩一般高的山峯上，我的疑竇竟愈深了。我漸漸覺得烟是冒，雲彩却是昇騰，這分別可不是字眼上的，冒的烟是一滾一滾的，來勢很兇，然而一闔上蓋子，關上汽門，剩下的便是一些殘餘濁質了，昇騰的却清澈透明，不知從那裏飄來，那麼紆緩，又那麼不可拒；頃刻之間，襯着灰色天空，它把山峯遮得朦朧斑點，有如一幅陰濕了的墨蹟；又像是在移挪這座山，愈挪愈遠，終至於悄然失了踪，你還在灰色天空裏尋覓呢，不知什麼時候，它又把山還給你了；先是

一個隱約的遠影，漸漸，又可以辨出那蒼褐色的石紋了。然而一偏首，另一座又失了踪——

隱在這幅陰濕了的墨畫裏面，還有一道道銀亮的澗流，沿着褐黑山石，倒掛而下

一聲哨子，轎夫如充車罰苦力的囚奴般跳進了那竹槓的牢籠，屈着腰，咳嗽一聲，才吃力地直起身來

走下竹筍遍地的山坡，含珠峯遙遙在望了。

照日程上預約的，今天有五個著名瀑布在等待我們哪。

走進巍峨的天柱門，梅雨潭閃亮在我們面前了。潭水由那麼高瀉下，落地又剛好迸在一塊巖石上，水星粉碎四濺，勻如花瓣。

由梅雨潭旁登山扶鐵欄，跨過駱駝橋，羅帶瀑以一個震怒了的絕代美人的氣派出現了。她隆隆地咆哮，潰湧，抖出一片白烟，用萬斛晶珠閃出一道銀白色的狂顛。然而憑她氣勢怎樣浩蕩，狂顛中却還隱不住忸怩，娉婷，一種女性的風度。看她由那丹紫色的石口湧出時，是那般兇悍暴躁，瀉下不幾尺，便爲一重巖石折疊起來。中股雖急速不可細辨，兩邊却迸成透明的大顆水晶珠子，順着那銀白色的狂顛，墜入瀑下的青潭。

立在山道上，「由此往雁湖」的路牌旁，我們猶豫起來了。憶起中學時候，在教科書裏讀到的「雁蕩絕頂有湖，水常不涸，雁之春歸者留宿焉，故曰雁蕩」那片話，望望隱在雲裏的峯尖，覺得不訪此奇蹟真太委屈此行了，然而團體領袖堅主雨後路滑，天黑才能趕回，萬去不得爲了，使我們死心塌地，

並說那湖面積雖大，却已乾涸了。下午可以拿仰天窩來補償。我試着另外約合同志，終因團體關係，只好硬對那路牌闔上眼，垂頭喪氣地循原路下山。

踏過一段山道，又聽見猛烈響聲了。這聲音與另外的可以不同些，它對我却已不生疏。在我還不知道已到了西石梁時，使已斷定這是懸瀨飛流的瀑布聲了。

梅雨潭的瀑布墜地時聲音細碎如低吟，羅帶瀑則隆隆如嘯吼，爲了谷勢比較寬暢，西石梁飛瀑落地時嘍嘍似一片雄壯的歌聲，遠聽沈痛齊整像由一隻巨闊喉嚨喊出，走近了時才辨出，巨瀑兩旁還有細碎繖線，在半山巖石上擊出鏘琅配音來。

太陽雖始終不探頭看看我們，肚子這隻表此刻却咕嚕嚕鳴起來了。算

算離晌午總差不多了，便在瀑布旁吃了午飯。一頓飯，兩眼都直望着門外懸在崖壁上的「銀河」。我吃得₁很香，很飽，但却想不起都吃些什麼了，只記得₂很白，很長，滑下得很快。

飯後，還坐在正對着瀑布的那小亭子裏啜茶。一個白鬚老者臂上攜着一籃茶葉走來，說他的茶葉是這瀑布培養的，飲來可吸取山川的靈氣，說得₃至爲動人。

亭子外，蹲踞着一簇轎夫，個個一手捧着隻小篋包，一手狠狠地向嘴裏塞。走近一看，十幾個篋包裏放的都是灰色長條的黏糕，拌着一些蘿蔔絲。非這黏糕脚下抓山道抓不牢呵。

喝完茶，我們爬上那形狀酷似芭蕉葉的西石梁洞。橫在洞口的石梁真

像一座羅馬宮殿的殘跡，幽暗，僻靜，充滿了原始氣息。一隻羽毛奇異的小鳥，小如燕，抖顫翅膀如野蜂，叫出一種金屬的聲音，夾着洞旁隆大的瀑布聲，把這洞裝飾得愈發詭秘了。

洞旁有一座用石塊堆成的小屋。像隻胳膊，由牆隙縫裏伸出一根剖半的竹筒，直插入由洞裏流出的淙淙小溪。竹心仰天，水便沿了那竹筒緩緩流入屋裏，竹心扣下，水依然流下山去。

我們正驚訝這聰明的發明呢，那小屋裏走出一個道姑來，微笑地爲我們搬來一條板凳。

道姑的住所很簡單，三間矮房，簷下一堆乾柴。一個七八歲的小道姑正抱着一束乾柴走過，見了我們眼皮即刻朝下，羞怯地忙躲了進去。準是個

受氣的小可憐虫！

到了大龍湫，數小時內連看四個瀑布，眼裏除了「又是一片白花，」已不大能感覺其妙處了。遊山逛水原是悠閑生活，若講起「經濟」來，就有點像趕集的小販了，東村沒完又忙挑到西村，結果不過成爲一個「某年某月余遊此」式的旅行家而已，對於雁蕩，我便抱愧正是這一種遊客。

也許是因爲水來自雁湖，論氣魄，大龍湫比今天別個瀑布都偉大（不幸是轉到它眼前時，人已頭昏眼暈，麻木不仁。）而且，因爲巖頂極高，壁成凹狀，谷裏透進不少風力。瀑布由巖頂湧出，便爲風吹成半烟半水，及再落下數丈，瀑身更顯縹渺落地時候，已成爲非烟非霧的一片白茫茫了，只見白烟團團，墜在潭裏，却沒有隆大響聲。

瀑布旁，褐黑巖上，刻着多少名士的題字：「千尺珠璣，」「有水從天上來」……然而最使我留意的，却是刻在「白龍飛下」旁的一句白話題字：「活潑潑地」不說和其他題名比較，僅看看那萬丈白烟，再默誦那四個字，有多麼優柔，多麼羸弱，多麼洩氣呵！

跳出語文爭論的陣壘，我開始懷疑當前的白話文描繪山水的本領了。在抒情敘事上，口語自然容易，以曲折委婉動人；純粹為風景着色，若全然丟棄那陳舊然而較為簡潔的色彩，我們有什麼可代替呢？想起晚上該動筆的「山水通訊」來，於是，我就害怕了。

沿着大錦溪，走到能仁寺旁的燕尾瀑時，我的神經實在不受使用了。如果強我記述，我只記得天上徘徊着一片灰雲，山色發紫，瀑布掛在山麓，很小，

山 蕩 雁

很像燕尾瀑布墜人霞映潭。

留神，我這不耐煩的描述最着重的還是「很小」也許它不小，可是我累得不願走近山脚了。而且，如今我明白人類的「勢力心」是怎樣不可免的一種劣性燕尾瀑自有它的妙處，然而我的眼睛早爲西石梁大龍湫的巨水幌花了，我又累，我看不起它，知道是不該，然而沒法想。

但欣賞山水，正如欣賞一切，這點勢力心非征服不可。如果我歇個半天，也許燕尾瀑對我就不止「很小」了。

不及喘口氣，我們又撲奔仰天窩去了。

雖然沒緣看見雁湖，山上却有這麼深一座小池也夠希罕了。然而它不止奇，還有它的險哪！

我甩下外衣，一口氣由山脚領頭跑上來，原想搶先看看這奇景。拄了那竹棍，我竟拔到了山頂。待將到仰天窩時，路忽然爲一壁立千仞的巨巖截斷了。俯身一看，呵，好一座無底的大陷阱。然而這阱並不寬，在平地上，一步總可躍過。那面是平坦的山道，而且不遠便到仰天窩了。然而我不敢跳，連懸在巨巖上那塊三寸寬的木板也不敢蹬。如一懦夫，我默默地估價起生命來了。木板外手本有鐵欄，却不知爲誰拔去。終於，還得等大隊來，趁人齊胆壯時被人扶過去的。

池水是黃的，池畔的土綿軟軟作朱紅色。靠近岸角還放了張石桌，栽有兩棵製造香燭的柏樹。這「天池」的主人（也許是管家）是一個和善的老農夫，那正冒着白白炊烟的三間瓦房便是他的家。這時，他還爲我們端出

一盤茶來。

坐在那石桌邊，仰首，周圍環繞我們的盡是褐黑色的山，只有玉屏峯下掛了幾道銀亮溪流。山谷裏是一片稻田，深黃淺綠，田塍縱橫，似舖在山脚的一塊土耳其氈。

雖是陰天，這却是個銀亮亮的日子。躺在硬幫幫的床上，夢中懸滿了長長白練。只是一想到晝間過那三寸木板的事，頸梗猛仰，脚蹠向下一踹，便是一身冷汗。

七 那隻纖細而剛硬的大手

由馬家嶺下眺南關村，不過是疊鋪在稻田中的一片櫛比黑瓦，三面高峨屏圍，一面直通遠天。天空這時正有一程白雲，折出灰色細紋，覆蓋着這和平的山谷。

走到山腰，漸漸可以辨出黑瓦下面亂石累成的牆了，牆外是一片淺黃疏竹。一道白亮亮的小溪，接連着遠天，蜿蜒鑽來，它浸潤了油綠的稻田，攙起金黃的大麥，沿途還灌溉了溪旁的桑麻，終於環村繞成一道水籬笆。

這時，黑瓦上面正飄了許多片炊烟。

好容易我們走進了這和平山村的莊口。幾個穿了花格短襖的女人正

屈下腰身，在溪畔浣着衣。身旁一個兩三歲的孩子，伸出小指頭向着岸上指點。迎頭來了一個男人，頭上扣着一頂舊戲裏丑角常戴的兩牙青呢帽，負着一肩熟麥，蹣跚走來，金黃的麥穗朝下，一張笑臉朝着那個小孩奔來。

我知道在一個餓得發慌的年頭，這樣村莊世界上存留着沒有幾個。然而我又實在不能把它形容得破了產。知道一個過路人看的只是外表，可是什麼我都有意多看兩眼隔着牆縫，我偷看這山村裏農戶的草垛堆了多麼高，我留心徘徊在道旁的水牯肥壯還是削瘦；擺擺那細得近於滑稽的尾巴，它向我沉痛地鳴叫了一聲。我還陪了那跌腳在河灘上牧羊的女孩坐一陣，只聽她拋着石卵，低唱着俚俗的小調，隨了那懶洋洋的吟唱，落在溪裏的石卵噉噉冒着泡，畫起大圈套小圈的圖案。

在秋天，楓樹一紅，我們即刻把它比做火焰；我却不知道春天的綠楓樹，也可以綠得像火焰，上淺下深，那麼繁茂，那麼昇騰，真似誰在春色裏放了把烈火。

我們走過人家，走過店舖，終於出了村莊西口。村口外，那片田野在迎迓着我們了。

和小溪平行着，這石子路也長長地伸入綠野裏，接連着遼遠的天空。幼燕在溪上輕佻地掠出諸般姿勢，飛得疲倦了時，不定落在溪裏那塊石卵石上，聽不見它的喘噓，却看得見那赭色小尾翅頻頻扇擺。

流到章大經（恭毅）墓前，溪面展寬了。會仙峯由地平線上猛然躍起，隔着那棵傾大柳樹看它，細長柳葉形成一個框綠，一幅絕妙的圖案。

當我們踩着溪裏的亂石，投奔對岸的佛頭村時，溪畔正停着一頂彩轎。周身閃出燦爛的珠飾。襯着四面素樸的山水，這華麗愈現鮮明希罕。一定是由老遠抬來的，四個轎夫正歇在石上，擦着汗。幾個短打扮的小夥子手裏各擺弄着一宗粗糙樂器，兩牙呢帽下面扣着一張詼諧鬆懈的臉。

出我們意料之外，轎簾大敞着，那穿了寬大豔紅綉袍，胸前紮着紙花，頭上頂了一具沉重冠盔的「俏人家」正大模大樣地坐在轎裏，前額一抹海髮下，滴溜着一對水汪汪的眼睛，望着隔岸的山叢呆呆出神。那裏，誰爲這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安排了一份命運，像那塵遠山一樣朦朧渺茫，也一樣不可挪移呵。

許多旅伴伸手向她討喜果。她仰起小臉來茫茫地望着我們，機械地把

那隻密匝匝戴了四隻黃戒指的手伸到身旁那布袋裏，一把把掏出染紅了的花生糖果，放到那些原想窘她的手裏。

窘不着她呵，她已爲另一隻擺佈她的大手窘得夠受了。今夜，她將躺在一個陌生男子的身邊，吃他的飯，替他接續香烟，一年，十年，從此沒散這個人是誰呢？溪水不洩露，山石不洩露，她只好端坐在彩轎裏，讓頭上那頂沉重傢伙壓着，納着悶。

感到了滿足，於是大家渡過溪流，直奔佛頭村去。

走出不遠，一陣竹笛和二胡交奏聲由隔岸吹來，回頭一看，彩轎抬起來了，轎夫們正涉水渡着溪。

由佛頭村沿山道前行，便到龍溜。這是湖南潭的出口。不知是千年山洪

冲陷的，還是天然長成的，浩蕩的潭水臨到下山時却碰到這麼一塊古怪巖石，屈曲十數折，蜿蜒如遊龍，下爲石闕阻住，水不得逞，又逆流衝回，飛捲起狂顛的水花，銀亮洶湧如怒濤。擲下巨石，卽刻便捲入湍流，看不見石塊，只聽得擊碰如搏鬥的響聲。

湖南潭有三潭，瀑勢雄壯是由龍溜下瀉時，上潭據說很幽奇，爲了天雨瀟滑，石不着足，且趕程去散水巖，便沒能去成。

一個薄情的遊客，離開雁蕩可以忘記所有的瀑布，或把它們併了股，單獨散水巖，它不答應它有許多逼人驚嘆的背景那樣秀美，竹林那樣蒼鬱，紫褐的巨崖，拔地而起，瀑布懸空垂落，脚下那碧綠潭水裏還映出一條修長倒影，搖搖幌幌，散水巖好像過一道銀流，貫穿了天地。

然而使人發默的還是散水巖的自身。幾天來，說到瀑布，你都潛意識地有個「布」的觀念，可是輪到散水巖，這布便爲一隻纖細然而剛硬的大手撮揉撮得稀碎了。你只覺這隻無名的手在一把把往下拋銀白珠屑，剛拋下時是白白一團，慢慢地如飛行傘般斗然分散，細微可辨了。半途如觸着一塊突出的巖石，銀屑就迸得更細小了些，終於變成一種潔白氤氳，忽凝集忽分散，像是預知落到地上將化爲一灘水的悲慘，它曳了孔雀舞裳，飄空遊蕩，脚步很輕盈，然而爲了驚慌躊躇，又很細碎；愈遊愈散，愈下墜，終於還是墜入下面那青潭。有時觸着潭邊崖角，歡騰躍起，然而落到崖石上，崖石依然得把它傾入潭裏。

一把跟蹤着一把，拋下，散開，飄忽，又凝集，終於，墜入那青潭。想想看，千古

以來，這樣飄散墜落着，不要說人事興敗，連晝夜寒暑都與它漠不相干，覺得面前的美麗實在太冷酷太可怕了。

又是端着飯碗，呆望着窗外白茫茫這條貫穿了天地的幽靈。人坐在桌邊，不由得也搖幌起來了，飄遊和下落的感覺交替地支配着我。

走過佛頭村一家門前，院裏正擠着許多看熱鬧的鄉下佬，我們好奇地探進身去，沒人攔阻，於是，就邁進門坎，供奉着祖宗牌位的客堂很窄小，兩張方桌却圍坐滿了賀喜的戚友。看了我們十個人拄着棍子，一直闖進來，他們很莫明其妙。

「看新娘子呵！」領頭的那位在喜堂裏嚷着了。大概是公公，一位顏下飄着一片鬚鬚的老人很恭敬又很害怕地替我們推開東屋的房門，屋裏很

黑新娘子穿了大紅綉袍，直直垂立在牆角，兩旁還有兩個穿藕荷襖的小女孩陪伴着。

呵，新娘靚靚地抬頭了，臉龐那麼熟稔，不正是溪畔那乘彩轎抬來的？在黑黑屋角裏，我依稀看見了一張淚痕斑斑的臉，喉嚨裏還不住哽咽着——

「新郎呢，我們也得見見！」那位不怕難爲情的旅伴在門檻上敲着竹杖，又大聲嚷了。幸好這時那公公已知道我們不是歹人。他很機警地着人招待我們了。

廚房裏，這時正煮着一大鍋紅飯。大師傅在灶間鏘鏘地敲着鍋邊。鐵勺一響，閃亮火團，他便又完成一碗豐盛適口的傑作，我們也嗅着了一鼻肉香。隨着夥伴，我也登上那窄小樓梯。浙東住家的房屋大抵都是兩層小樓，

如今才發見二樓低矮湫窄得很像輪船的統艙，走上樓口，由一堆稻草塚裏閃出一個滿色紅光的小夥子，穿着一身嶄新如紙糊的長褂，微笑地迎接我們。

「大喜，大喜！」我們齊向他拱手道賀。

然而他搖頭。順着他的手指，我們又闖進另一間黑漆漆了小屋，在那裏，像捉蜂般找到了那個新郎，年紀不過十四五歲，羞怯，呆板，然而生成一對殘疾的斜眼。

一路上，我們都爲那個女孩抱屈，然而誰可也無力挽回這剛剛拚就的安排。

離開給人冲淡飄逸之感的散水巖，過三谷坑村，再來到顯勝門下，真似

憑空落下塊殞石胸間覺得一陣悶壓

正像鐵城陣一般高峻崢嶸，然而雙崖對轟，中間有僻苔幽徑，緣石級上，便是山谷坑。左崖有天然雕成的千佛洞，右壁垂懸着銀亮的飛漱瀑。四面蟠幽陰關，像是單獨分得一方天地，築成這麼一座銅郭鐵關。